望溪先生文集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五

頌銘

聖主親征漠北頌 康熙三十五年

皇帝撫臨天下三十有五年悉治方內冠帶之民興教
慕德百嘉鬯遂萬物皞皞四海外國蠻夷族部之君長
梯浮索引候風瀚踰嶺隥稽顙疊跡而來獻見者馳驛
相望惟乙亥之秋西北虜酋噶爾丹恃所處僻遠倔強
稱兵齮齕北徼諸部臣屬內附者經冬涉春駐兵田牧
諸部震恐蕩析離居奔訴闕下
皇帝哀矜不忍棄之覆幬之外又慮黠寇猘狂毀我藩
衛邊郵日駭漸爲百姓勞費將總六師

親征之於時內外文武小大之臣鮮不惶疑震恐謂虜
居絕塞道路所次山谷曠莽阻深宜且命將出師不宜
勤
乘輿又其俗遷徙無常居恐大軍深入逐捕無所得萬
口一聲交章懇請
皇帝內斷於心丙子春二月以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
率師由西道剋日進勦
詔陝西將軍孫思克出師據土剌河斷虜歸路三月初
吉
皇帝總六師由中道出次古北口
詔曰朕念士大夫卒校勞苦自今以始朕日御一餐與

六師其之初羣臣慮塞外道逴遠少水泉輩輓阻艱及
車駕出塞雨雪間作而芻糧次第達師中所至疏礀鑿
井甘泉湧溢士馬饒給如內地始知
上神略廣運諸事經畫豫備纖悉無遺也五月丙辰師
次拖林越數日進逼黑盧倫河虜聞王師天降震慄喪
氣日夜引遁癸亥
皇帝親部署諸軍倍道追逐丙寅
車駕過河朔至拖諾山虜棄氊裘甲兵老弱宵遁訊之
俘人云當過巴顏而西矣
上曰虜遁而西適與西師遇朕親經畫兩路兵食毋之
虜可草薙而禽獮矣戊辰

皇帝班師命將軍馬思哈率精兵逐北是日虜至昭水將軍揚古將軍思克兵俱會敦陣奮擊虜軍大敗自未達酉斬截無算俘獲子女畜物以億計餘黨潰散庚午

西師奏捷

行在諸王大臣表請降

明詔祭告

天地

宗廟百神宣布中外

制曰可臣伏見

聖謨深遠爲海內元元計萬世之安屏斥羣議創非常之原躬涖行閒率先士卒抗威萬里沙塲之外殲刈累

歲驕悍狡黠之虜自出車餽糧整屯按部以暨設策制

謀厲兵熸寇事無小大悉出

神策廟算論效收功如指諸掌遂使普天之下窮荒不

毛之域尺地寸土皆歸版輿上及飛鳥下及淵魚蠕耎

肖翹之物莫不若其性自漢唐以來未有躋登茲盛者

也臣苞方遊太學未獲瞻搴上旗旐之光聽軍前凱歌

之聲伏讀

明詔懽忭蹈舞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魏魏我

皇至仁天覆陰陽蒸陶萬物在宥綱紀昭明德施磅礴

海隅蒼生飲食宴樂四海外國莫不懷柔齎贐奉贄以

後爲羞蠢玆醜虜自懟其生背義作慝以干大刑擅興
戈鋋陵我北徼自秋徂春猖狂襲盜謂居窮荒天威不
及故集蠭蠆逞其毒螫
皇帝曰咨虜爲不道凡玆屬國惟子怙冒蛇豕不除善
良曷育朕親行師是絶是怱惟時在廷小大懼悸交章
請留至於再四
聖志不疑神明默運三方布師以制虜命乃
命揚古汝行自西批其肘腋使賊不支乃
詔思克斷其歸道拊背扼吭使虜噎媢乃擇吉日乃詰
兵戎六師張皇我
皇在中分部授律緜緜翼翼發如川流屯如山立陰山

沍寒土結不毛我
皇霙止豐草如茗龍沙曠莽潢汚潦濁我
皇霙止靈泉噴躍芻糧雲屯車徒接武馬騰若驕士勇
可賈遂次拖林遂逼廬倫如鼓洪爐以鑠銁金虜衆愕
貽道無水泉士馬百萬豈來自天始梟而張卒鼠而竄
倉皇西奔雜蹂紛亂
皇麾六䡾倍道逐角雷動風行直窮拖諾虜遁益西遇
我西師禽驚挂絡獸駭觸機三帥同心祗遵
天策短甲步戰踔厲淩越飛𣆶霧散火烕星馳從横擊
刺所向皆靡羣醜敗績禽獮草薙自未達酉俘獲千億
凡兹方畧我

皇自設功成萬里若合符節萬衆凱歌

一人有慶日月照爛山川甄潤黃耇須白兒童穉齒式

瞻

皇容載笑載語升中吉士薦馨

清廟飲至論功垂恩渙號乾端坤倪寸毛尺土皆歸版

圖我

皇之武銷鋒灌燧育我黎蒸贊祉壽邁我

皇之仁

萬年寶厤頌 康熙五十年

臣聞尚書之言君道也曰作之君作之師自二帝三王

以後雖有賢君能兼盡作師之道者鮮矣惟我

皇上備齊敦敏既夙具於
聖性體道務學又時切於
聖心故自
御極以來至今六十年凡四海內外無一民一物不安
其性命而共樂乎
聖德之高深朝廷草野無一官一士不仰荷甄陶而終
不能窺
聖學之萬一兼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建其有極未有
如我
皇上者也 臣又竊觀
聖德聖學既與往聖同符而因時立事功德之隆更有

特出於千古者自古人君開創者多武功守成者多文
德惟我
皇上以守成而兼開創武功則威震於八荒文德則光
被於四表蓋前世所未有也自古人君寬仁者或過於
優柔聰察者或近於刻核惟我
皇上以大知而行至仁如天地之無不容如日月之無
不照又前世所未有也用此疆宇之廣博民物之阜安
政教之洽浹河海之清晏無若今日者臣草鄙賤士昧
學少文蒙
覆載之宏恩趨走
內廷歷有年歲近光服教最爲深切竊惟我

皇上盛德崇功嘉言善政雖積簡充棟未能殫盡謹綜
其大要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宥天下惟我
聖皇應時首出萬物皆昌如天之運健行有常如地之
載容保無疆一章
皇殷於民以勤以殖惟六十年心如一日大綱既舉細
目咸飭運之方寸周於八極二章我
皇之武知勇天錫首芟三孽察罕繼剔遂郡臺灣海氛
永息戎臣受成所向無敵三章
親犁大漠六師如貫巨寇立殲獨由
聖斷西戎襲盜

帝命遏亂決勝萬里如持左券四章我

皇之文聰明天亶溯源洙泗羲文是纘經史百家無幽不闡象數聲律無微不顯五章大哉

王言如綍如綸詩諧雅頌文繼典墳奕奕

天章出類離倫雲輝日耀鳳舞鸞騫六章我

皇之仁徧覆燾黎登之衽席育以繁滋議錮議賑小祲不遺豐年賜復屢徧天涯七章矜疑緩獄德命時行猶頻肆赦體天好生河流衝激淮甸靡甯三巡相度昏墊以平八章我

皇之智包羅宇宙一日萬幾雲行川湢求民之莫幽隱必究察吏之疵每如發覆九章遴選必親其難其慎守令

監司每勤
清問發科興賢嚴抑倖進激濁揚清莫不竦震十章 刻壇
親禩前世所難我
皇昭事歷久彌虔冬至大報春始祈年先期宿戒終日
乾乾十一章 肅雍在
廟孝享惟誠元聲既得用薦德馨備物盡志
慈闈是承年躋艾耆孺慕猶形十二章 至誠不息無逸作
所宵旰勤政罔閒寒暑
帳殿旌門奏對日舉亦有清暇攷文稽古十三章
躬行儉樸萬方之儀衣無纂組榱不雕幾素食一 御為
民禱祈常留有餘以惠嘉師十四章 光天之下至於海壖

四民熙熙以養以恬兒童稚齒壽耇蒼顏齊心同祝

天子萬年十五章曰仁者壽

聖德日滋惟恭則壽

聖敬日躋于萬斯年我

皇之禧我

皇之禧萬民其憙十六章

聖主躬耕耤田頌 雍正元年

惟

皇帝御極之元年

聖德廣運庶政聿修敷天之下萬官億醜咸就法度乃

以仲春元辰

躬臨耤田展事先農秉耒三推登臺以觀終畝於時風
日布和隰原增潤羣工師師佪徒濟濟近光者仰
德歡聽者嚮風　臣竊惟我
皇上應天以誠故志氣之動足以格穹蒼勤民有本故
典禮之行足以通衆志伏見
聖德懋勤凡郊廟典祀必躬必親至治馨香感於神明
茲復
躬耕帝耤以供粢盛乃書所謂明德惟馨非徒薦以黍
稷也我
皇上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江南積逋賜免者數百萬江
西額徵豁除者百餘萬河北五路間有水旱發帑振廩

冠蓋相望惟恐事有中阻澤不下究凡此愛民重穀肫懇無已之
聖心久淪浹於臣民之膈臆故茲耕耤禮成自朝有著位以及城市郊野兒童耇老莫不式歌且舞思見德化之成粤稽自古好禮之君莫不稽古典文以爲民紀然未有如我
皇上實心實政足以和通天人之際而與古典禮相應者臣斉際千載難遘之昌期又夙荷
天地生成之大德銜恩撫躬欲報靡由顧惟謭陋不足以罄
盛德之形容而踴躍懽忭之實情則有不能自秘者謹

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天佑眾萬篤生

聖皇基命宥密以勤萬邦百神其享惟德之常下民其

依惟政之臧　風行雷動奠此垓埏邦經旣正百度無

愆乃舉舊典命我田官農祥正中陳修耤壇　昀昀吉

土兆彼南郊潔粢豐盛明禋用昭升中燔燎薦以蕭茅

神所憑依是先是勞　土穀之修六府所亟萬事本原

烝民粒食康功田功

皇躬是飭兆民之倡四方維則　春陽載舒土膏脈發

保介旣詻協風應律

皇耕一墢班三以訖凡百有位敬其無斁　音官相告

樂動惟宮太史有占雲物其豐蒸蒸甸徒㵒禨就功載
笑載言
皇儀有䶑　惟天監德應感無私
皇情所注神動天隨谷風習習興雨祁祁近自畿甸周
於海隅　自南自北自東自西三時不害我稼如茨我
稼如茨兆民其熙兆民其熙我
皇之禧
聖主親詣太學頌雍正元年
臣聞二帝三王所以陰隲下民而使各得其恆性者以
能兼立乎君師之極也有虞教胄直溫寬栗帝親命之
在周文武之興辟雍鐘鼓並見於雅歌詩人推原以爲

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實由於此古者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與秩節以事先師而春秋簡不帥教者亦親涖焉蓋以至尊而盡禮於先師所以見尊德樂道之誠以一士之不帥教而天子乃親聽之所以使震動恪恭而不苟以自棄也我

皇上涖政之初即

詔崇至聖先師祖考五世並加王爵以三月朔日

躬臨太學

特諭大小諸司凡公牒祝辭並稱詣學不得言幸釋菜

禮成乃

御經筵宣

恩旨越日復頒
聖訓誨誘諄諄庶官庶士靡不感勵臣竊惟天有四時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上至敬至誠凡
郊
廟典祀必
躬親薦饗終日乾乾皆所以教羣士使知持身守道之
則也秉決庶政日昃不遑宵旰餘閒猶披文史皆所以
教羣士使知治業赴功之準也激濁揚清閑邪褒正使
有司絕苞苴之徑諸生杜干謁之私又所以教羣士使
出入於太學者必思無愧於孔子之門牆也蓋

皇上常以身教而盡之以實政誠兼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揆之虞廷之教胄周室之作人有若合符契者豈特

躬親釋奠合樂稽經爲臨雍盛典與臣昧學少文不足以敷揚闓休然葵藿之微不能不向太陽而傾心者物性之自然也敬撰頌言用附於巷舞衢歌之末云爾其辭曰

惟天牖民建極有常作君與師人紀是張煌煌璧雍四方之綱

天子照臨人文其昌　五帝建德成均是崇三王之化於論鼓鐘我

皇敬學表正自躬先聖後聖其揆則同　九有乂安萬
官承則政教既行典文可式率民以耕南郊之耤範士
以禮澤宮是卽　優崇先聖王及高曾視學日諸義以
正名乃
親釋奠典禮攸行乃布經筵大義是宏　明新其貫治
平馴致聖有微言
皇成至治精一執中心傳無二
皇實操此以制萬事　禮樂政刑罔非至教况睹
天顏近光有耀襃嘉儒先是崇是報廣開賢路是來是
勞　宮縣具奏雅聲洋洋我
皇在中顒顒卬卬三階肅肅圜橋蹌蹌被此休烈羣愚

奮揚　干羽之舞苗頑效誠在泮獻馘淮夷是懲文德
誕敷武威益行開我明堂四荒畢庭

聖主躬耕耤田頌 乾隆三年

粤稽成周之禮天子耤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陽官
司事甸人終畝以共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先衆庶兆
民使皆震動恪恭於農方是時典禮明肅有不耤者史
必書之秦漢以後卽事用希有其舉之亦著於史册然
臣　聞惟仁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盡殫心而奉
之以禮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聞應天以實感人以
誠使無仁孝懃敬之實則潔粢秉耒不足以薦馨香無
恤民重穡之誠則修禮設儀不足以通衆志我

皇上躬履至道三年槁素仁孝愼乎黎蒸每遇郊廟社
稷之事儼恪嚴恭有孚顒若自
御極以後豁海內逋賦有司虧帑凡數百千萬濱江沿
海沙壅水徙及下地久荒塵於上聞者旁諏廣詢悉除
其額征每遇歲祲振廩截漕發帑移粟蠲除租賦多者
至二百餘萬是以山陬海澨父老子弟幽閨之女婦咸
知
聖天子恤已之誠也允矣休哉卽此爲承
祖敬
天之實事矣三年仲春擇吉
躬耤時久不雨及期雲陰合時雨降京都士庶歡欣

躍臣備員禮官叨直
禁近雖以頽齡弱足未能扈從
齋宮瞻
穆穆之容中心勤企謹拜手稽首而爲頌曰
惟
天迪保右序我
皇統承
列聖道繼三王克仁克孝學與性成比終三節一如禮
經對越
郊壇有孚殷薦春露秋霜悽愴聞僾見雨暘風雪時廑
皇情祈年望歲廹於耕甿農祥正中除壇於耤乃擇元

辰命我司稽土膏脈發陽氣其蒸
法宮淳濯
玉輅斯行一墢
親耕班三以徧百禮具成
德輝顯見音官省土律應惟宮太史占物雲光兆豐協
氣潛滋隰原霧潤庶官庶士舉手相慶父老扶杖衢歌
巷舞兒童婦女爭相告語我
皇敬
天天自不違我
皇勤民民長有依
厚德載物奠茲九宇解澤旁流化爲甘雨

至仁普覆如天斯𠷎以鼓以盪逵爲和風
天視天聽自我黎蒸民志丕應
天休可徵川嶽降神陰膏應候神倉充溢陳因相覆玉
齍鬱鬯明禋以升
上帝其饗
列祖時馨近自郊圻遠彌薄海百穀順成歛𧄼樂愷自
今伊始耕九餘三食時用禮婦子其耽百室皆盈戶員
可外
賜復賜酺無勞賑貸含哺鼓腹樂我太平無咨無呻
皇心載甯
聖主臨雍禮成頌乾隆三年

蓋聞
孔子爲萬世帝王師以能開萬世之屯蒙而道濟天下
也自秦以後一姓代興規模草創必先尊禮
至聖以繫天下之人心繼世賢君莫不臨雍講學憲老
乞言蓋天下之民知
孔子之道伸則萬事皆得其理而太平之澤將目見而
身被之也臣竊惟尊禮
至聖之實在信其言而行其道
孔子所以告君者具在中庸問政之篇我
皇上御極以來修德體道於九經之宏綱要指無一不
實踐焉故能以浹歲之閒使四海蒸黎慕義懷仁之心

勃然而興起蓋由
聖資敦敏好古典學幾二十年於
孔子之道求之切而信之深故本於
皇躬達於政教者如是其誠且篤也用此質諸
先師實在天之靈所深嘉而厚望者豈特大斯鼓徵爲
圜橋所觀聽哉乾隆三年季春朔後一日
皇帝躬詣太學釋奠禮成親講中庸之首章堯典之首
節蓋自遂古以來盡性命之理建中和之極行於當時
而位天地育萬物者功莫盛於堯垂於萬世而明大道
彰至教者德莫盛於
孔子是乃我

皇上夙心所祈嚮自志學之初以及
御天之日戒慎奉持惟恐有須臾之離用以上格天心
而下通民志者故嘉與天下臣民會歸於有極也茲與
孔子所傳體達德致達道以行九經而一本於誠者實
相表裏　臣伏念臨雍之禮舊史所書典文具備辭人所
述體製各殊炳炳乎無以尚矣　臣學蕪年耄語不能文
謹據所見敷陳質言特著其信而有徵者頌曰
昔在
孔子賢於堯舜匪德能優惟功之盛堯仁如天一世之
務尼山木鐸千秋金鏡一章
天祐下民我

皇篤生

夫子之道逮我

皇而大亨至仁肫肫學與性成秉持六經踐以

躬行章二智以成仁善繼善述大孝之光治殊道一仁以

生勇心純事實以道成身久而不失章三敬禮師傅收䘏

耆儒一言片善采納無虛若逢顏孟次或程朱尊德樂

道當更何如章四敦敘懿親德心普被邊盪澌宿愆坦然無

忌羣公三事凡百有位推誠備禮豈惟祿賜章五惠保蒸

黎子寒子饑憂民如疾愛之如私德以撫順信以招攜

窮荒僻徼覆幬無遺章六九經三德

先師所傳我

皇得之時乘御天

先師有志

皇實成焉以考以質宜無閒然七章月吉辰良

皇親釋奠惟秉德馨肅將嘉薦

先聖之撰

後聖時憲精意所通羹牆如見八章

聖言深閟敎思孔誠四表上下格以欽明中和之致位

育之徵原於性命戒懼所成九章庶官庶士敬而聽之惟

皇之極卽自得師是訓是行

先師鑒茲勉爲貞臣毋貿昌期十章

喜雨說

雍正八年春三月時雨不降僉曰天胡不雨我
皇上施大德諭有司凡官吏負贓虧公帑事在三年以
前發於八年二月
恩諭未頒之日者具以聞有說者與豁免繇自今官吏
脫囹圄反鄉里與父母妻子相保聚者無慮數千人免
徵比恬然安其生業者萬千家承追之吏不至愁居惕
處爲他人受罰又
詔近畿五百里內旗丁私質所受官田於鄉民而不能
歸其故價者官爲之償慬罪者免於法無田者復其業
歸田者懷其貲連鄉比戶婦子懽呼若沈痾之去其體
天胡不雨夏四月

皇帝親卽齋宮祈請未明而起日一膳士大夫相見必
色憂余曰無憂也吾
君憂民若此天必順焉既而小雨時霑塗塈後十日陰
雲隆施入夜密雨連朝及暮四野具足旬末終復大雨
浹旬又雨衆相慶余告之曰一方之旱憂之小者耳一
時之雨喜之暫者耳吾
君閔雨至日不再食既雨會令節吾儕小人莫不招朋
儔爲一日之樂而吾
君不自暇逸罷水嬉日警庶官釐百度所以基命宥密
而爲四海臣民之慶者視時雨之降
恩澤之施尤大且遠矣聞者皆心慨則又告之曰不雨

而憂雨而樂者細民之情也非士大夫之志事也念吾
君之閔雨至於日不再食則承事而牧民者所以致其
忠利當何如念吾
君治政勤民不肯一日自暇逸則人臣之夙夜匪懈忘
身忘家而無懷安無賴寵也當何如此之謂事君之禮
志學之誠也吾病且衰無力之可輸爲悚爲愧而已耳
惟衆君子交勉之旣以語於人因退而書之以自警焉

多福硯銘

我
皇嗣服治如砥平
皇有敷言衆心載甯

訓迪有位惟吁惟咨勤恤民隱其寒其飢一日二日萬幾

心營手勅惟爾必在側

皇斂多福用敷錫於億兆羣生而錫爾嘉名

天章奕奕於萬斯年爾終以無斁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六

哀辭

徐詒孫哀辭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卽與詒孫善嘗怪其才足以立事而於仕進泊如也學足以立言而於論述頹如也閒與同舍夢中歔悲嘯或摽辟而呼余驚起問故則垂涕而不言叩其鄉人乃知其父惑於所嬖毋得心疾每欲以義理廣之語相近輒以他說格余癸酉冬自京師歸其家余始寓書告以君子之遭變也在審其身之所處鯀之殛也禹未嘗身殉於羽淵而匡章之行不見絕於孟子况未至此極者乎使徒若焦若熬以喪其精爽而

於身之所處或未盡焉非君子之所尚也戊寅冬十有一月余客澄江舍側有方池夜夢詒孫赫然起自池中面泥淖瞪目無言覺而心惡之次年秋七月歸金陵得詒孫凶問果以余見夢時死詒孫之歸也母癲益甚父閉之加束縛焉詒孫日夜號泣而從數歲亦得心疾昏瞀不辨人事一夕自投門外小溪中始詒孫去京師余送之歧路間既與儕輩登車復返下車執余手而號慟曰惟子知我何當歸吾與子得更相見足矣其後詒孫一至金陵余適在外竟不得再見余一子新殤意殊不自得及聞詒孫死出門西鄉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痛矣詒孫姓徐氏諱念祖池州青陽人年四十有四內

行潔修文章冠郡邑聞其死者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其辭曰

生常自懟兮吾知子艱死非其所兮人終汝憐仁孝之懿兮爲惑爲癲孰使至此兮彼蒼者天

駙馬孫公哀辭

駙馬孫公諱承運遼東人也其先將軍思克爲國扞城顯功名於秦隴康熙三十有五年

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三路並發將軍以西師絕漠扼之殲其魁其部由是遂亡駙馬爲童子時召見即許以尚主駙馬生貴甚而性樸厚出於自然瀋陽范恆庵白山祁學圃每道其爲人曰以不學爲恨聞過而能改未

有如斯人者也己亥孟夏吾友左未生自江東來省余會余將祗役塞上恆庵言於駙馬使延未生偕行以便余駙馬先就見擇日以騎迎使者曲跽將命及門主人先俟於門外歷門階必揖三讓升堂使子某出拜曰孺子非能師先生也吾少失學欲先生講以所聞耳駙馬以扈從先至

上營五月朔未生繼至越八日忽稽車裝載過余曰駙馬遘厲疾一夕死矣因太息曰吾固知斯人之不長也臥一室簾謐如儒生每遘暮下直雖甚憊必手一卷問難移時室無聲色狗馬珍異之觀門無獻技請事之客世胄中幾見此乎駙馬年始三十有一形貌偉然其折

節務學蓋不甘以勦戚終而將益振前人之功緒故其卒也未生恆庵學圃哀慟皆逾常雖余亦不能自克也其辭曰

嗟蘡草之叢生兮朝綻芰而夕滋何芝蘭之擿旋兮日敷溉而猶萎彼受氣之有厭兮此剝喪其焉懟悲軫予懷而不釋兮予不自知其所爲

劉北固哀辭

康熙四十七年秋七月吾友北固歸自廣東余與其弟古塘溯江候於桐過期不至而得凶問嗚呼昔吾先人與劉氏世好以行輩北固尊於余而與余爲兄弟交北固生於桐余生六合繼而遷江甯未相面也而所學之

趣同稍長朋試於有司名必相次也及遊四方與士大夫往還善於北固者多余昵好而嫉余者間波及於北固與北固居或此唱而彼和或辨論相持雜以詼讓而胸中所懷無毫髮閒隔未嘗覺其爲兩人北固終世爲羇於京師而余往來流滯者亦十年每愁思無聊或中有所得輒思見北固計旬日中必再三宿其寓齋余疲苶困憊恆先就寢而使北固誦詩歌古文臥而聽之靜夜聲朗然率以爲常他時客異地歸休於家獨居私處未嘗不念此樂也北固體素强邇年頓衰余旣東歸再書責之恐其負夙志而羇死於遠方北固感焉其遊廣東蓋將以第爲歸計而謀所以終老者乃不務竟道卒

其喪之還子遝适與古塘往迎余以故未得借欲哭於其殯之次亦未得也因爲文以攄余悲俾其子薦告以妥靈焉其辭曰

謂子之歸兮終吾生以後先痛一言之未接兮遂閉影於重泉宦與學其交悔兮命奄忽而不延吾語子非不早兮胡因循而致然

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而爲汎交已丑庚寅閒余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

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皋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予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遂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耇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

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邪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逝而死歸觧人世之糾纆兮得甘寢其何悲

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莫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閒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

返役而洙死已浹日矣始商平有子三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覼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淩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邪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甯義

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震徭罹百憂兮連延蹇孤遊兮局窘命支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煢煢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懸先靈兮日延佇魂朝發兮暮可投與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呵兮無失

阮以南哀辭

始余兄弟應童子試即聞阮君以南名於閭巷間及入庠序與君後先時相見稍入中而未狎也其後余遊燕齊倦而歸則先君子故交零落幾盡而新知中惟阮先生汝咸經過最密叩之則君之父也君所居近市曲巷小橋逶迤而入四面環陂塘老屋數閒蔽翳於叢篁高

栁中入其門如在山林之隩方盛暑風謖謖穿戶牖坐肴頃必加衣自仲夏入秋日未旦先君子即披衣就阮先生夜定然後歸率以爲常君率妻子力作殺雞屠狗具肴蔬未嘗乏絕阮先生歿君於門側市藥而授生徒於堂上先君子旬月猶三數過君余兄弟隨行每至君必散生徒輟其所事置酒酣嬉終日而罷由前之爲君以樂其親也由後之爲則以便余兄弟之情而不肯逆也嗚呼君可謂順於親而篤於友者矣君旣免喪時謂余子知交在四方朋儕多資子以餬其口而獨遺余何也時余私計先君子栖遲寡懽惟君居近而意愜故獨難之以滯君之行及先君子歿而余及於難又踰年

而君死追念平生遊好傾心向余而余無纖毫之報者莫如君乃哭而爲文以志余哀君諱夢鰲江甯人卒於康熙某年年五十有一余聞其喪次年之某月日也其辭曰

忠養不匱心之兢也蹇以無年亦其命也重施而蔑以稱獨余之病也

李伯子哀辭

李習仁字長人吾友恕谷長子也戊戌春余命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歸言習仁耕且學孝友信於其家今年春恕谷歸自江南率習仁過余俾受業其承親事師交友跬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白門翁止園見而嘆曰子

第中未見如斯人者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
南中士人亦聞其風而慕之故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
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閒南
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其友內人南行
使習仁與妻附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暫反比登車曰
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為還舟又數日疾革其妻
出視命之曰勿泣此外艙汝不可久留夜將半氣絕惟
小童在側時康熙辛丑八月望前一日也昔明道程子
誌其子邵公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閒或值
焉則其數或不能長夫自古聖賢之生鮮不為帝王公
侯卿相澤流世嗣者而程子之言若是豈如眾人之激

於所遇邪蓋深觀造化之消息而有以窮其變也余杪秋自塞上歸聞吾友劉古塘長子將冠而殤南中予弟無與比並者慘慟未平而習仁之訃繼至嗚呼以恕谷古塘之躬行日暮途窮而天奪其良子以二子之資材閎値而不能延其一日之生此余所以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也習仁自成童有巨人之志旣冠立課程自檢晝所爲夕必籍之卒年二十有四妻宋氏始有身其辭曰

嗟爾幼志離羣匹兮善承親心嗣道術兮晝耕夜誦六藝畢兮性栗而溫儀有壹兮煢煢南行志決壯兮知命不惑死無恨兮任道有徵識所嚮兮斯人則亡子復何

望兮

張彝歎哀辭

吾友張彝歎名自超高淳縣人康熙五十七年天子命公卿舉積學篤行之士司空徐公以自超對詔下江南守土吏齎送赴闕余私獨喜計日以待其至南中故人爭趣之曰子抑心自强此行也尚其慰方子之思俄而傳遽至則道卒矣始自超以毋老高祖以下惟一身而久無子不敢仕進癸未成進士長洲韓公將以館職薦踵門辭需次當得縣令不就嘗遊金陵闕中白玫玉適至介余請見而彝歎難之即日駕而行曰吾鄉人也而世有相慕用者吾無死所矣及余遘難徐公

出撫浙而彝歎往爲義學師余心詫焉而未暇詰其所以然其被徵也天下士皆以多徐公及道卒又以咎公而意其言之出於余金陵翁止園聞而嘆曰嗞咄哉使彝歎爲浙行者我也彝歎踰六十無子而前卒之三月妾楊氏有身衆皆曰是必生男彝歎之生也余旣譜其行與崑繩言潔古塘爲四君子傳茲故不具而獨最其死生離合之迹以志余哀其辭曰

名之不可耀兮惟子杜其幾義之各有時兮惟子識其宜惟大專之槃物兮數少全而多奇守卭園以竟世兮而卒死於爲羇曰德人其必祀兮亦豈余之所敢知

王瑤峯哀辭

君諱宗華字瑤峯歙縣人學儒試輒躓通醫方恥以自名年四十餘以親老無養授徒京師康熙癸巳余出刑部獄供事內廷吾母衰疾而京師無良醫當塗吳穎長曰吾友王君通醫匿而不試吾今與子過之既相見再拜致辭許諾君館內城去余居十里余繼遷海淀愈遠君市馬與主人要曰吾友母老疾旬日中必再三往視若難之當辭去主人重君曲聽焉每過余或驟雨及之淋漓徧體其隆冬晨至氷霜結鬚眉面色異常余對之慘動心忡忡君言笑晏然恐余不自克也每歲孟夏余役鑾上迫冬始歸倚君如兄弟吾母疾作聞君至即自寬及將終衆醫皆曰可療君獨曰疾不可爲也去年

冬君持所爲文及詩十數篇示余曰視世士何如余讀竟太息謂曰如君之方苟試之必大行有餘貲歸而市田宅事親從兄以竟所學當與古之人絜高下子何恥於爲醫君感焉將散生徒儆屋市藥事未就而死先卒之旬日余夜歸家人曰王先生來自言胸中如有物遲予不出暮而歸余家僅一僕方臥病將俟其閒使問君而黃君際飛以書來言君死矣叩之君疾作即歸自余家之夕也嗚呼君視吾母之疾猶母而君疾余不視君死余不知問君之疾竟不得一昔之期撫君之棺而哭也余之恨於君者有終極邪君鄉人袁某與際飛紀其喪櫬厝某邱而報君之兄弟使來迎際飛亦因穎長而

得交於君者君卒於丁酉三月望後二日年五十有二無子妻某氏早卒親老而余不能爲之謀雖恨於君其可如何其辭曰

子之旅兮吾與子依子之歸兮吾爲子期養則不遂兮死而爲羇羈天隔地兮此志長賫懷文服義兮蔽遏而不施混俗自閉兮行與心違靈魂營營兮何去而之意氣焄蒿兮結我涕洟乾坤莽蕩兮惟余汝思千秋萬歲兮人當汝卹

和風翔哀辭

乾隆元年六月

天子命修三禮以閣部之長董其成而余亦濫廁焉各

學所知余言十有二人於鄂張二相國翰林四人而外固請而得之者惟和生生畢門也家世農田生六七歲父母求之不在側迹之常凝立村塾外曰吾甚慕諸童子誦書者以爲誑試於塾師則論孟已耳熟矣少長或聚徒古寺中因請爲諸生洒掃聚食飲之以受書法公淵若余故人也雍正二年余得假歸葬公督學按部至江甯叩吾廬謀分校者遂就見吾友古塘而請焉試事畢古塘謂余吾得和風翔此役不虛矣越日來見因勸生棄時文篤志於諸經而屬雲臺山人翁止園以淬礪之會山西梁君裕厚欲重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挾其書至江南與止園討論借力於生者蓋半焉生幼學書

不能躬耕而志在通經業科舉者無所取之親老家督空居常戚戚及部檄至聞之色喜卷書裝歸告其親曰兒茲行館餐於方氏歲秩百金半給家用半市近宅之田三年歸可不耕而食終吾生於聖籍矣越日而疾作逮余聞之已踰月矣急致參苓道希將命至其家生披衣而起曰吾固知公之不能忘吾疾也吾學當成二親免寒饑疾當愈止園繼以醫至和齊煮之未熟而生死余與生惟南歸時一相見未嘗從余遊也余年已逝病日滋諸經未竟之緒將以屬焉而今已矣生諱鳳翔字宇清上元縣人世居蔣山之陽卒年三十有四妻某氏無子辭曰

嗟爾童年趨獨異兮勞辱苦辛惟學之嗜兮業將就而閟彰僨賁志兮衆萬叢生惟天所眞兮窮泉有知毋悔毋懟兮假而隸農二親亦中棄兮

僕王興哀辭

康熙丙申六月十八日余在熱河夢僕王興至自京師視其貌聽其聲皆不類詰之則自謂我某人也再三云覺而心動又數日家書至興以是日死興爲嫂張氏家僮歲丁卯從至余家性愚戇少慮余嘗以事督責退而大聲向其曹訟言余過將抶之旣而舍之因語家人是與處困約顚沛當無他腸從余館某家天久雨以私錢市製屨甚自惜俄而失之數月主人家僮某著以出

余識之命索取復曰彼不告而持去若索之彼何所施面目甯巳也自余遘禍奴僕皆散去黠者盜財物其尤無能者雖勉相依多桀驁惟與執事如平時今年春二月余晨起怪其面目異常疑有疾曰無有也越三日其女音暴死又兼旬遂遇疾輿遡歲益昏憒咫尺間不辨人言語作事多僨余時忿詈河間王振聲見而止余曰子毋然彼受詈意色循循純實人也余少戒而未能盡止自其女之死始決意不詈而疾遽作忿興在余家三十年衣食未嘗適口體患難相依其得免余詈者僅四月餘耳因爲哀辭以志吾悔其辭曰

眾知時以集菀汝劬躬而守枯果違天以離愍孰謂此

其非愚

婢音哀辭

婢音僕王興所生也九歲入侍吾母洒掃浣濯如成人稍長於女事無不能奉事八年未嘗以微失致呵詰其羣居未嘗笑嬉妄出一語余嘗難家人御吾母北上音隨吾妹日夕相扶持或以事暫離吾母輒問音兒安在吾母臥疾踰年危篤且兩月親者不敢去左右為糜粥供水漿冶藥物皆音任之不失晷刻余家貧冬無炭薪音獨身居西偏空室中夜四鼓臥鷄鳴而起率以為常性剛明容止儼恪雖故家女子中寡有余每心詫焉乃竟以厲疾夭年十有七先數日音晨入短衣不蔽骭為

市布以更之未及試而歿舉室惻傷人如有所失焉乃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惟茅葦之漫漫兮芝之孤生而易殘兮石礦堅以磊磊兮玉精融而多毀兮非造物之無章兮乃汝性之不祥兮

祭文

祭顧書宣先生文

嗚呼大雅蕪塞不絕如綫公復云亡來者何見古惟哲人以道相持降而文學猶其流支陸相登韓道光於唐程張蘇曾顯以歐陽假無二公二代曷述羣賢繼武茲塗無閼余試禮部實出公門公嘉余文或有遠言公謂斯文惟某能然所舉不遂廿稟一官既發其覆果匪異

入滿堂動容僕隸同喧與公朋齒宿號知音得以至公兩無愧心老親趣余歸裝在途公使來追斬鞅道隅余不反顧懼公見督公以書來詞温意渥公尋使楚命余速西余時腹悲冬以爲期忽承凶問帶絰長號絺𧝑帷荒尋駐江皋余入太學公賁朋試公既日顯余每自避辱公交余惟恐不親鈍直可貴公知獨眞十年三接違離日遠詛重心勤結懽則淺公之詩篇已足自壽在公無悲獨爲世疚古稱善人天地之紀余所師友蓋可屈指大理質行宛平高公裔秩宗經術長洲韓公菼侃侃少宰太原姜公㮣守官不屈窮在下者劉徐二生吉潔詒孫經明行修吾道之楨後先一紀壯肥老終匪余恩私懽世瞽聾楚山峛

施邗水嗚咽涕泣陳詞肝腸斷絕

祭張文端公文

嗚呼我公爲國宗臣終始一節

帝用忱恂公如元氣運物無迹審機正軸功無與匹其志其事異世可知寸心耿耿獨承恩私余幼泥古孤行自倘病俗流從誤矯以亢伊余先世與公有連衆附恐後余遜不前北試京兆牒過禮部公比羣士謂宜獨步凡在列者湊公稱師余獨自外接以常儀謂公余棄公心以傾始脫文貎驗以平生歲在協洽蒼龍南御公來長于獲侍旅寓謂國得賢如室有木予果能爲吾推子轂余謂公已小人有毋衰疾相依獨身無輔公鑒其誠

悄然不怡謂子固爾我心則邈感公拳拳中如有物余豈能賢公知恐辱余籍春官由顧與陳陳成進士實出公門余既南還謁公里第北面升堂始正大義公在林泉覽亹翼翼至忠體國心懷宸極私爲世喜公志未衰孰期踰歲遂乘東維公自禁密經體贊元明農待老人無閒言於人無愧在天曲全先儒所稱公實應焉在公何悲邦國之痗況於知故能無心劇嗚呼哀哉

祭王崑繩文

嗚呼子生於天余謂非偶嗟同夙萬䙾猶芻狗子之心胸函山振海子之議論風驚雷駭豈惟在今志亦無古

英光浩氣今歸何所世士虛僑外張中餒古所云狂子
差可擬少隨父兄陸沈自喜匿跡淮墳行歌燕市志以
貧移傾身栽水外取所求中以自鄙顧視儕輩如塵如
秭可者數士謬及於余未見而親久益不疑行身務學
以謀以咨天與屯蹇異徑同歸夙心並頁次且路歧丙
戌之春揖我長辭二親所首惟吾所之窮山絕壑形駐
影隨雖予知我跡亦難窺解手三歲別語依依念子孤
直諒不余欺乾坤浪莽會面何時忽叩吾廬驚喜相顧
曰余廻車將農將圃闢予之鄉巖深川互我行我遊子
先我路我耕我耘子偕我作我文我史子訂我誤高酣
連旬忘晨與暮越歲爲期並從所務始春過余杪秋復

至申因前期志氣益厲孰期分背遂歸虛無委衾旅舍妻子莫扶款款友生視衿與襦儆然秉化其色于于子少自則嘗葛與衡覸希顏孟其志亦誠行與心違蹉跎竟老遺書在篋其半惟草臨風灑泣氣盡心孤子止於此況於吾徒嗚呼哀哉尚饗

祭滄洲陳公文

嗚呼陳公履道方夷命忽隕墜斯人之悲公材天植遭遇亦奇屢困而亨終鬱不施始令西安繼調山陽端緒已兆所部稱艮及再作守皆由特舉義聲先路戶歌衢舞旬時風動期月政成嘉師怙恃姦豪易行公治一方譽流千里游談奮袂心矜色喜再忤大府必擠之死

先皇鑒照獄詞無涗公之在理士民洶洶輟耕廢業號
泣而從或奉壺飧或持服脯謂公頁食公無我苦罷歸
內殿稽編文史四海望公如獲思起觀察霸昌
聖心復倚
天語親承古賢是擬河決武陟害延近畿千村流漂漕
轉不時
皇帝曰咨汝予肱股往巡往宣遂攝大府公入大府百
政皆清蠹祛工實賦役有懲三與監司罔非民譽父老
泣言自今保聚惟
嗣天子大孝親賢乃實授節以肅政權歲漕既畢躬臨
決河相基命植程工別科告功有期民勞其惕孰謂公

身先與世棄公之屢試久者臨年晚而大任俾公獨肩謂宜永年以宏開濟而功未成歿猶賚志邦國之瘁黎蒸之嗡其在于公高明令終衆心難饜直節易虧惟公炯炯終始無泚完公令名關世寶用彼蒼有知能無悔慟有心有耳莫不惻傷況於知舊憯裂中腸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未生文

余於故里兄事者三朱劉賚志今君亦㷉始聞君行矯亢異俗及余得交但見可欲臭味之同如流斯滙憂思苦病見君即解余出余歸行蹤每合惟朱與劉未若君習余之在難君未及唁誓言拳拳生必再見果踐前期

崎嶇自致黃髮素髭其容則晬余出襲門君亦繼至磧邑灘聲朝昏相慰始秋南轅邅迴燕市經涉冬春余行復啟謂君遄歸秋以爲期孰知背面遂至於斯君訃之至君喪已歸號痛窮天膈臆敗摧計數吾儕動屯行蹇惟君怡愉履道坦坦學同志同命豈能懸老而羈死理亦宜然死者之恨生者之憂泯矣終古欲訴何由嗚呼哀哉尚饗

祭白侯文

余聞君訃往歲之秋時在塞垣心塡百憂盡室北徙邅迴在途沈痾疊嬰顧影心孤燕秦懸隔莫通喪紀欲寄一言寸心難理公私薄遽以夕以晨昏昏莫辨經涉冬

春傳車祗役夜宿遽廬君來見夢執手踟躕告余將歸余不能止相持驚寤心怛不已與君爲友歲逾星紀以古爲要善終如始君令於桐余爲部人義相然信若弟與昆吏恤民瘼有言不違行危語盡君亦余規余之在難君未得面傳君踰年寢食惓惓孰云交契遂止於斯絕天隔地永無見期聞君喪歸已閉埏門魂旣安宅來存故人君有悌弟子姓皆良成然首邱順彼大常我心之悲惟君則愉幽明殊路終古誰訴昧旦聯辭晨告於野明水瓣香有淚如瀉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嗚呼高山大原聚日星河嶽之氣以生良才根株已中

乎繩墨棟梁可任而雷火爲之災是乃陰陽之錯行實爲天地之大變嗚呼元孚慨余暮年所得士友信道篤而務仔肩名教者子最淳誠而交期則未久予自中州入副臺長始得相見而踰年卽分手余旣南還子歸養母歲時遺書惟禮經是叩往歲仲秋子持使節晝屛儀從徒步以相從問何以然則賢母遺命必躬親杖屨若雖州之於夏峰余愧非其人辭未得致已稽首而扶節再過吾廬上下千載始知古人之志事已蟠結於子之心胸茲孟秋望後吾友玉圃將以監司入覲約汎舟於北湖前期二日溥尋來告茲遊宜罷博野遽殂行者爲之心惻而況於吾徒降中庭而東面三踊號而淚枯亟

相過以問故則遘瘧寒之疾以望前四日按臨松泖越翼日而含珠玉圃再起治在祥符子為大府班遵旅見栗階以趨子獨加禮釋辭自下若後進之接師儒二司心詫動色睢盱玉圃南移子適視學三吳會其以疾在告就視臥榻握手踟躕感念往事舊目相對竟夕而長吁嗚呼元孚子之當官實心實政所至而愛遺子之在戚居處飲食一應於喪期子之造士閑邪養正引洛閩之綱維而常自慚碌碌無一事能踐高賢烈士之迹使尙論者千載而有餘思余謂世有斯人天或將降以大任但恐歲不吾與不獲親見其功施孰知乃先得子之凶問臨風而涕洟余困衰疾玉圃事覊弔唁弗躬嗚咽

馳辭豈惟吾儕之私義寔爲斯民斯道重此憂悲子宜
知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母吳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年七十有一又得良子以養生送死抑又
何悲而余聞夫人之凶問不覺絫欷而嗚咽者蓋爲其
子自超痛也今年春自超成進士或欲薦以館職自超
曰某之舉於鄉也吾母愀然曰汝無所用此吾第欲汝
得妾以子而常在吾側耳自超歸而從命焉而妾入室
之夕夫人以卒嗚呼世俗之人願其子舉甲乙歷科第
而死不恨者衆矣而天漫以畀自超有子以繼世匹夫
匹婦之常也而於自超難之自超終當有子而獨不得

早歲月以傷其垂死之母之心嗚呼禹之仁孝也而痛之以羽淵周公之弟也而阨之以管蔡以至君臣夫婦朋友之閒其賢者不必相遇而不賢者巧作之合以生惡故先兄有言乾坤之闢始於屯而終於未濟蓋天地之氣有盈竭數有純奇物生所值雖造物者亦不可如何也嗚呼爲父母而得見其子之成立者寡矣見其成立而子於兄弟夫婦子姓之閒苟有恨焉則無物足以解其憂而致孝與敬適足爲親心之累故余不獨爲自超痛又以爲凡爲父母與爲子者痛也因書之以馳奠焉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七

家訓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禮有百世不遷之宗以收族也有五世則遷之宗親者屬也遭家震蕩今在金陵者獨先君逸巢公後耳詩人之述古公者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言將絕而復屬也故繼逸巢公者於桐為小宗而在金陵則世為大宗宗子非有大過不廢廢則以子承無子支子以序承雖有貴者別為小宗不得主祭自逸巢公以上祖之宜世祀者五始遷於桐者曰德益公建文朝死節配享正學先生祠者曰斷事公德重於鄉者曰東谷公起家為大夫

者曰太僕公始遷金陵者曰副使公餘親盡則祧
古者大功同財異宮不異宮不能各致養於其親不同
財則戚屬而飢寒之不恤矣桐俗子壯則出分先君始
命余兄弟循禮經憶亡妻與嫂有違言先兄命之曰汝
輩日十反脣披髮搏膺無害但欲吾兄弟分居異財終
不可得耳兄子道希幼羸每疾亡弟椒塗中夜抱持圈
豚行弟早夭兄常曰吾更生子當以道希嗣是弟所嘗
抱持也今道希為宗子以其弟道永嗣余兄弟三人兄
子二人一嗣椒塗余一子道章亦相與為三人道章之
生也後先兄之卒凡五月先兄猶及知其孕也每曰異
日汝子與吾子相視如同生道章生年十一以余罪繫

旗籍與道希道永不能生相養其服之相為宜從期退之不云乎受命於元兄此可以義起也

大功以上同財同居則其祀祖禰異居皆祭於繼祖適子之家適子雖貧宅左右必別為三室中室為龕四級奠高曾祖禰木主歲二祫郎從俗用清明孟秋之望先期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主祭者齋於西翼室兄弟子姓各齋於外寢生辰忌日奉主特祀於東翼室考妣之忌齋期如二祫生辰散齋致齋各一日祖考妣之忌如之生辰齋一日高曾祖妣伯叔兄弟之忌如之妻兄弟子婦各祭於其寢妻長子忌日齋冬日至祭於宗室上及不祧之祖宗子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羣子姓如二祫其

大宗者歲一合食其高祖者再其曾祖者三凡合食必於宗祠副使公始至金陵居由正街後遷土街舊宅轉六姓逾五十年康熙乙酉余始復先人居而治其西偏舊圃爲將園先君時燕息焉辛卯遘難宅仍他屬園亦出質道希兄弟異日必復之爲宗祠今於土街宅後暫治三室如前法

小功異財勢不能同也家之乖恆起於婦人米鹽淩雜子女僕婢往來讒訴易至勃谿雖期之兄弟不可保況小功以下乎聖人制法以民非賢者所宜自處也往時淸澗白玫玉過余其兄子仲傑侍近五十成進士矣斂約如成童叩之高曾以下同居者五世子婦無異衣食

雖蓄私財無所用之攻玉之兄吾邑宰也而治家司財
幣者則攻玉之妻其姿與子婦弗之詰也蓋禮教之能
移人若此此非惟世之人乎小子識之
古之祭者前期必齋喪必異居食祭不齋無以交於神
明喪不異居食則衰麻哭泣皆作僞於其親先王制喪
食於老者疾者旣葬而後猶有寬假焉而復寢之期則
斷不可易蓋人之情食粱肉而悽然念所親者有之矣
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在禮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祖
父母之外惟妻而餘皆止於三月非厚於妻而薄伯叔
兄弟也先王立中制節故法必計其所窮妻一而已假
而本支繁衍死喪相繼皆終期不御於內則人道爲之

曠絕矣故稍寬之使中人可守非謂寡兄弟者必不可飭欲以伸其恩也記曰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用此推之則正服大功以浹月爲期小功緦麻終月可也其始婚則小功以卒哭之後爲期禮文具矣余過時不娶妻之父母趣之時弟椒塗卒始七閱月余入室而異寢者何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遂廢禮而成婚至今恨之茲爲家則食飲衰服或因事而權其宜惟御內之期自緦麻以上必以所推爲斷夫舅與甥恩之最輕者也然女兄弟方痛不欲生苟有人心者能即安于燕寢乎大功以上則視骨肉之衆寡而加隆焉記曰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

加一等此先王稱物之情而使之自厚於人道者也齋
期已前具民無恆產財匱而事劇不能壹稟古制也
凡恩之賊多由婦人志不相得禮之敗多由與私親男
子時相見聞之長老桐俗淳厚時家僕終世給事未嘗
見主母近則稍有連者皆以相見爲渥洽金陵亦然吾
母疾篤
天子加恩賜醫醫者曰定法必視面按脈乃復命余白
之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余曰
君命也母閉目命搴帷顏變者久之既而曰雖
聖恩高厚然繼自今勿更使吾疾
上聞矣今與子姓約凡來婦者父母歿不得歸甯非遠

道還母家毋過信宿其親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
至吾家相見於堂食飲於外從兄弟母之兄弟相見於
外嫂叔禮見惟吉凶大節同室相糾察有失則者男婦
不得與於祭

兄弟宗族之相疾近起於各私其妻子遠則貧富貴賤
之相耀也吾幼時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
西道桐歸祭於宗祠自監司以下皆來賓主祭者侍御
之從兄也爲庶人不得服輿馬侍御以騶從僕隸擇駿
者乘侍御歎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
命取杖衆皆進曰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
之曰過由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弛冠服伏地受

杖杖巳曰吾不孑杖是使汝負詬於鄉鄰也且汝惟心
憪故至此汝持使節一路數千里待命焉而心常外馳
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弟各
盡懽嗚呼此吾宗所以勃興也近世骨肉恩薄其賢者
乃以文貌相屬而汎汎然如途人盛衰之本爲子孫者
可以鑒矣
楊樹灣高莊東谷公遺田太僕公所受分也五傳至余
兄弟以遠家金陵艱輸運棄其十之六惟主莊尚存余
丁亥歸故鄉見其基勢爽塏繞宅喬木尚七十餘株老
僕曰此東谷太僕所嘗棲止也因復其半今並以爲祭
田未復者當次第復之以歲入十之二供祀事餘給子

孫之不能嫁娶葬埋及孤嫠老疾者其法一取之吳郡范氏不謂之義田者徒爲吾兄弟之子孫計耳非能如古人之收族也每見士大夫家累巨萬不聞置義田即祭田亦僅有而少豐焉俄而其子孫已無一壠之植矣范文正公父子置義田三千畝以贍族人也而子孫享其利者六七百年以至於今昔太僕公分田之籍手記曰吾增置田三百五十畝槖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官中物也乃朋友餽遺汝母勤儉而致之太僕公仕宦四十年當明神宗朝巡按者三掌河南道時兼攝七道御史事所積僅如此嗚呼父有田宅以遺其子乃汲汲然自明惟恐子之意其得於官而心鄙之也上之敎下

之俗所以相摩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茲田之在吾家亦近二百年矣然則欲子孫長保其田宅亦非德與禮莫能持也

副使公葬繁昌縣西門外楓樹嶺去桐與金陵各三百里而近余鄉欲與其地士大夫聯婚媾以便祭掃而不得也墓旁有祭田未籍分產四叔父楓麓收其入播遷之後諸弟貧乏必將斥賣道希兄弟當勉力以原價歸諸從父而勒石永爲祭田先君受分多取瘠產庶祖母王孺人膳田本議身後均分後獨以歸四叔父楓嶺祭田不問其歲入汝輩當體祖父之志勿謂此公產不肯以價取而致屬他姓也

陳莊胡莊及高淳租每歲終通計而三分之以其一給道章於北非敢兼先兄之命也分隔異地慮子孫或有不肖而大爲之防也昔聖人之制男女之禮也皆以禽獸爲防而兄弟同財異財亦以中人爲準蓋計其所窮使不肖者可守耳弟叔塗之殁也未娶兄泣曰吾弟兄三人當共一邱不得以妻祔兄疾革嫂與道希環而泣之兄屢斥去正命之夕惟余在側未嘗以道希道永屬吾兄弟篤愛如此子孫其式之

甲辰示道希兄弟

已亥歲議以道永嗣弟林林嗣伯父履開公先兄之爲宗子也先祖命之矣道希之爲宗子也先君知之矣若

以林嗣履開公則林及道永當相承爲宗子先祖之所未命先君之所不知非後之人所敢議也今第以道永嗣林履開公則置墓田三支子孫世祀勿替而祔食於祖

吳郡范氏義田計口授糧俾愚者怠於作業非義也五材百物民皆用之必各有職業交能易作然後其享之也安無故而坐收其利者天所禍也且勢不能周吾家祭田營宅兆供歲祀有餘量給不能喪葬者有餘以振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有餘以助貧不能受學者有餘春糶而秋糴之累其貲以廣祭田其怠於作業而貧窶者不得告貸己亥四月諭以高莊爲祭田因司諭

公久葬故鄉雖以陰流入墓起攢仍當卜兆於桐耳今奉柩至金陵則高曾祖考無一葬故鄉者矣高淳二百畝乃我二十年傭筆墨執友張彝歎爲購置者惟用爲祭田於義爲安一水可通子孫歲收穫可近就繁昌展副使公墓將爲記勒石台拱阡兼注縣冊俾世守之不得私標棄

自副使公以下道希爲宗子凡出自副使公者宜宗之而從祖父査林府君從父楓麓府君返故鄉吉凶赴告不得以時道今定居金陵者惟先君之子姓耳道希之世嗣當爲百世不遷之宗雖有異爵者祗事焉自先兄與余無私財道希道永道章亦式焉率是道也雖五世

十世可也然先兄早世吾質行不若古人安能必子孫
常守家則乎先兄命道希道永與道章兄弟相視如同
生今道希道永有子皆早殤惟道章一子始孩異時與
彝從相視如大功之兄弟不得析居異財後此則仍禮
經聽其大功同財而以親者相屬

金陵上田十畝一夫率家衆力耕豐年穫稻不過三十
餘石主人得半乾暴減十二米之得六石餘以給下隸
之食與衣不贍也程子曰吾輩暨妻子僮僕皆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更不治經謀道則爲世大蠧可不畏哉計
中人之家主人一身調度必殫上農夫五家之力妻子
一人所費役三家僕婢半之吾家親屬及僕婢近四十

人常役上農夫百家終歲勤動以相奉給果何德以堪之今與汝輩約僕婢惟老而無歸者勿遣傭者散之少壯各任以事能則留不則縱舍俾自食其力

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人民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沒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輿隸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賃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鬻燕遊惟便縫紝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

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屨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慮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涘也雖盜賊糾兇不能不兩踐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縉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粗食頗能外內其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適爾兄弟其與二三婦其勉之恐余不忝而言之中也

憶昔姻家有婦情姑嚴而不相中者其子頗是其婦母患之語余曰吾兒所憚者子也子為我訓之翼日余至

其家子婦敬聽告之曰凡爲人子暱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暱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而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歸至家姑姊妹皆責余曰不畏其深怨乎余曰彼深怨則心已爲之動矣編於家訓予將娶則審以喻之

古者自王后以及列士之妻皆躬織紝而庶人以下則衣其夫王后之禮職女史糾之而監以王之師傅民家之女功鄰長稽之而達於鄉遂之長一日廢其職怠其事則過從集之如是則貴者安得恣睢以適己賤者尚敢勃谿於舅姑之側乎今之士古之庶人也繼自今凡

求婦者縱不能衣其夫衣裳必自製以屬工人者慎勿
給
先兄之命曰弟林既冠未娶而夭吾與汝生常違離異
日三人必共一邱康熙辛巳葬兄於泉井以弟從自余
遘禍北徙道希危疾連年累歲術者曰此陰流入墓之
效也余始不信忽夢兄臨大淵躍入自沈遂書南中命
道希啟墓鑿土三尺見水乃起柩攢厝以待卜兆古者
邦墓有定所民以族葬有定位自形家之說興而其術
頗有奇中者何也管子地員篇凡泉之淺深可按視所
見之土以測之豈中原土厚水深司空之法未亡相民
宅者皆能脈土以定兆域而未可以例山澤沮洳之地

與吾友李君岱雲黃君退谷劉君梧岡儒者也而篤信形家之術謂穴有暈下三梢則暈破而水入余迫於公程行有日矣道希兄弟若懲前事而畏形家言則兄與弟其塚而余他日別葬於義亦可但毋與婦人合以隳先兄之命

古者命士以上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晏子相齊三黨及國之賢士皆取給焉後世祿薄仕者無義取之財吾先人雖宦族而故鄉遺田皆上祖力耕而致之金陵之俗婦人多外夫家內父母家耗貲產於私親而子孫無一椽之庇者踵相接也子欲順於母而不恤母族非義所安然必身所自致然後得專以上祖之所遺兄弟子姓

之所賴而偏厚焉家之興必自此始其有喪葬不舉急難無告者竭妻子之私財以佐之無有則與兄弟籌度而助之妻之族亦如之

婦人之性鮮知大義兄弟同財則怠於家事委積蓋藏坐視耗蠹甚者爭為侈靡吾子孫之以大功同財者苟不能同爨則均其歲入而各私為奉養豐年存十之二儉歲十一公貯之以備喪葬婚嫁猶愈於離居析產不肖者甘蕩棄而兄弟不得問也吁薄矣清澗白氏四世同爨婦人服用有經雖母家送嫁服物亦貯公所繁昌徐季子同產五人兄弟有子二十餘季子年二十二喪妻及子遂鰥居治家事兄弟之子耕者賈者授徒客遊

者絲粟不入私室男女少長近百人無違言余抄秋過其兄之子於會港具言如此然則子弟有不可教者父兄其省諸婦人有不可化者男子其省諸

己酉四月又示道希

示道希旬月以來我胸氣結壅如有物食飲日衰左股蹙縮蓋痛受命於兄垂老而棄之也痛道永不能以義懸衡汝藏焉我爲大親而不能正也三叔父之沒也汝父泣曰吾三人生常遠離弟中道夭吾與若送死皆有恨弟未娶無子女以寄吾愛異日吾兄弟當同邱不得以妻祔遂以告於大父大母及汝母叔母蔡氏以爲臧命是約也豈惟億叔父之靈亦陰以釋大父大母之譴

痛也汝父及叔父合葬二十餘年矣非以陰流入墓而起厝汝兄弟能發掘而以母祔乎大父大母之終第知叔父與汝父之魂魄相依而不知其終判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尤婦人所切心而卜兆泉井時汝母無幾微見於顏面是心知汝父之義而欲成其美也汝母之終也汝父起厝復數年矣亦嘗教汝兄弟偕父之命而以已祔乎今而違焉豈惟戕父之心抑亦毀母之義矣昔朱子斷濮議以爲試坐仁宗及濮王於此則決知其不可緣衆人以死後爲無知故惑亂耳試立汝父於此見汝兄弟違命而遂非痛疾將何如孔子曰汝安則爲之我聶疾隔遠生世幾何不復贅語矣道希得札依古族葬而少變以從宜

卜兆蔣甸司諭公居中先兄亡弟同穴居右先嫂亡妻同穴居左故存此札以志其不違父命由篤信子言且以解戚友之惑也自記

壬子七月示道希

來札稱鮑甥孔學及汝女壻吳生元定光生大椿學誦益專以懲乞言以進之夫學非專且懲之難貴先定所祈嚮耳己卯之冬余信宿河閒令孫屺山署中值迎春部民效伎於庭植雙竿繫索而橫之有女子年可十四五緣竿而升徐步索上舞且歌不側不墜俄設重案臥而仰其足衆舁五鈞之甕以足承轉而運之如丸良久然後衆擎而下觀者皆色然駭而雜以譁笑余獨閔且懼焉夫索橫於空猿狙之所不能履也五鈞之甕壯夫

所難負戴而弱女以足盤之蓋利重賴而竭其心與力以馴致焉耳不重可閔乎君子之學所以復其性也三才萬物之理生而備之而古聖賢人所以致知力行以盡其性者具在遺經循而達之其知與力可以無所不極然其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非若横索而履之與以足運甕於高空之危且艱也而有志於斯者則鮮焉蓋謂是非有利於己之私而無可歆羨焉耳故學誦之專且慤有以爲名與利之階者矣有思以文釆表見於後世者矣又其上則欲粗有所立資以稍檢其身而備世之用焉又其上則務復其性者是也三生者吾何以進之哉達吾言而使自審處焉可矣

家傳誌表哀辭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

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亂之秣陵遂定居焉吾父出贅留滯宗邑凡十年苞生六年大父司訓於蕪湖吾父始歸秣陵舊居計此生惟大父承公事至秣陵苞應試皖桐道蕪湖得暫相依其時可稽日可數也江南土薄葬非其地水蟻必宅焉故高祖太僕公家桐城越十餘年而葬秣陵曾大父家秣陵越數十年而葬繁昌大父之終也吾父及叔父御柩歸桐城以大母權厝秣陵數十年而未得葬也及遭宗禍近支皆北徙諸弟倉卒葬大父及叔父母於所居之梁莊已十

年而術者曰陰流入擴矣禍猶未已啟之信然復出而
攢焉今
天子嗣位布大德赦吾宗還鄉里苞蒙
恩給假歸葬父母復奉大父柩自桐城來秣陵痛少時
以家貧迫生計未得時依大父及冠後從錢飲光杜于
皇蒼略諸先輩遊始知大父文學爲同時江介諸公所
重大父官蕪湖兄舟實從凡七年每語余曰大父之仁
也曾王父未葬一飯不忘春秋時享及令節良辰未嘗
不噓唏終日嗚呼大父之葬未卜何期而苞自忖則生
世無幾時矣乃略敘改葬之由以付兄子道希而待事
焉大父處境順無由爲卓絕之行而官甚微士皆務科

舉之學教之所及亦淺故不敢漫述惟自痛昔忿之積而已大父諱幟字漢樹號馬溪年十一入安慶府學以歲貢生爲蕪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告歸卒於蕪湖時康熙丁卯七月也年七十有三大母吳孺人早世葬江甯縣南周村穴甚狹不容合葬子三人長伯父諱綏遠次苞父諱仲舒次叔父諱琛鱗庶祖母王氏出也女七人皆適士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嚮之艱宅之甯以庇我後生

台拱岡墓碣

先考妣既卜葬於台拱岡之七年不肖子苞始得請假

歸覲窀穸雍正二年五月望前二日至自京師郊宿越
翼日丙辰展墓卜日得六月丁酉穿穴視燥溼始反土
而定封焉嗚呼昔我先妣姚孺人早亡吾父更出贅時
外祖官罷客死家貧內御者一人老不任事吾母縫紝
浣濯洒掃烹爨日不暇給吾兄弟疾病啼號則吾父保
抱攜持焉五歲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
畫焉其後自棠邑遷金陵益窶艱己巳庚午間日食始
能再而弟林死苞與兄舟客燕齊歷歲移時不得一歸
省歸則計日以行至庚辰誓不更違二親遠遊而逾年
兄又死每當弟與兄忌日生辰及春秋伏臘令節吾母
先期意色慘沮背人掩涕過旬猶不能平吾父則召親

貧劇飲號呶以自混或遊郊野沉瞑然後歸自苞省人事未嘗見吾父母有一日之安也吾父之歿也宅兆未營而不肖子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會宗禍有司奏宜族誅

聖祖仁皇帝哀矜並免罪隸旗伍而命苞給事

內廷戚友御吾母以北衰病纏連不肖子服公事晨入夜歸又自首夏至杪秋必祗役籞上不得在視起居寒煖吾母之歿也會返役得視含斂而喪南還附漕船不獲躬扶柩至潞河以人事之常計此生不得復見先人之塋墓矣故據戴記境外不俟之禮使兒子道希道永奉大父母柩以戊戌二月壬寅葬於南鄙石嘴之台拱

罔如天之福
今皇帝嗣位推廣
先帝遺德
恩詔特原牽連入旗者赦歸鄉里吾祖宗塋墓有主而
不肖子得視窀穸負土以終事且承
聖制謂以苞故而宥及全宗吾父母而有知也其戴
聖主無涯之德而為不肖子悲喜當何如故敬告以妥
靈且碣於原俾世世子孫知謹身寡過為匹夫而常守
塋墓之難也吾父生平宋潛虛既論次為家傳吾母之
喪故江甯太守長沙陳公鵬年適在京師豫為銘幽之
文其言視不肖子苞為可徵信於後世故弗更著焉先

考字南董號逸巢生於明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寅時卒於

大清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初四日亥時先妣姓吳氏知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諱勉長女生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子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午時子三人女五人伯氏仲氏姚孺人出姚孺人從葬祖姑趙恭人墓側距今七十有五年矣不敢遷祔新阡懼魄體之動也七月朔後五日男苞述

先母行略

吾母姓吳氏先世莆田人後遷京師外祖諱勉為名諸生貢成均知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以直節忤其地

權貴人罷官流轉江淮閒於吾宗老塗山所見先君子詩因女焉吾母生而靜正誠意盎然終身無疾言遽色五六歲時外祖每曰吾宗衰此女乃不爲男兒遇經史中女事必爲講說及歸先君子不及事姑或語及先王母輒哽咽欲淚前母姚孺人遺女二次姊少桀傲母呴濡久而悔悟勉爲孝敬先君子中歲尤窮空母生苞兄弟及女兄弟凡六人一婢老不任事縫紝浣濯洒掃炊汲皆身執之方冬時僅敝絮一衾有覆而無薦旬月中不再食者屢焉而先君子喜交游江介耆舊過從無虛日必具肴蔬淹留竟日母嘗疽發於背猶勉強供事十餘年無晷刻休暇而先君子性嚴毅緜粟不治客退必

詰責不少寛假母益篤謹無幾微見於顏面及先君子將終惻然曰與若共事五十年若於我毫髮無愧也母性孝慈而外祖父母及舅氏皆蚤死繼而吾弟早夭兄及姊適馮氏者復中道夭默默銜悲憂遂成心疾六十後患此幾二十年每作晝夜語不休然皆幼所聞古嘉言懿行及侍父母時事無涉鄙倍者臥疾逾年輾側痛苦見者心惻而母恬然時微呻未嘗呼天及父母既彌留苞及小妹在側無戚容悲言恐傷不肖子之心也生平未嘗一語詈僕婢而能使愛畏不敢設欺誑卒之後內御者老幼悲啼過於子姓不可曲止焉男苞泣血述

沈氏姑生壙銘

姑次居六繼室於沈氏嫁逾期年二十有六矣夫故失愛於父常孤行遠遊姑年三十有一而夫死無何舅亦死羣叔離異獨挈幼女及前婦之子以居子將冠又死而女贅陶氏子艮遂依焉先君子於諸姑貧者月有餽而姑未嘗言貧被服必潔以完苞客遊家居日稀會不知姑之艱也姑老矣偶袒內襦補綴無間咫揭者因泣然曰此未足言也吾始寡沈氏以爲贅疣居荒園日夕擷野蔬聚落葉而炊之每陰雨則持二孤以泣時汝祖老汝父貧多累故不敢告以重父兄憂至於今於吾爲寬矣苞自倦遊歸喪葬婚嫁無虛歲又女兄弟五人皆貧不能自存雖知姑之艱未暇爲謀常私自忖以爲生

養死藏吾終當任之而今無望矣苞難後姑見家人必號痛今年春以書來曰吾居世幾何將竊於夫之兆姪銘之及吾之見也先君子女兄弟凡十人今其存者惟姑與小姑耳姑年七十餘苞淹恤無期而今乃誌姑之生壙尚何以舉其辭邪姑之夫諱某武舉人其卒也距今康熙己亥四十有一年墓在江甯縣某鄉某原銘曰

嫠終世婦事畢百歲之後歸其室

兄百川墓誌銘

兄諱舟字百川性倜儻好讀書而不樂爲章句文字之業八九歲誦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避人呼苞語以所由勝敗時吾父寓居棠邑留稼村兄

暇則之大澤中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年十四侍王父于蕪湖踰歲歸曰吾鄉所學無所施用家貧二大人冬無絮衣當求爲邑諸生課蒙童以贍朝夕耳踰歲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廬韓公見之嘆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横被六合自兄始一時名輩皆願從兄遊而兄遇之落落然江西梁質人宿松朱字綠以經世之學自負其議論證據經史横從穿貫聞者莫不屈服而兄常默默退而發其覆鮮不窒礙者苞謂兄盍譬曉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兄長余二歲兒時家無僕婢五六歲即依兄臥起兄赴蕪湖之

歲將行伏余背而流涕其後少長即各奔走四方余歸兄常在外兄歸余常在外計日月得與兄相依較之友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兄常曰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離憂春秋佳日與二三同好步北山徘徊墟莽間俟暝色而歸吾願足矣及庚辰四月余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皖江而疾遂篤未得一試斯言也弟林先兄十歲卒兄欲於近郊平疇買小邱自為生壙而葬弟於其側辛巳四月余為弟卜地於泉井夢土人云伯夷今葬是余不忍廢兄之命遂以次年三月十六日遷弟柩與兄幷葬其村之北原兄歿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七娶張氏子道希道永銘曰

不若于道者天絕之胡體其所受而至于斯夠材與志古固有不遂而又何悕

弟椒塗墓誌銘

吾弟既歿且十年吾與兄奔走四方尙不能爲得一邱之土而兄亦以憂勞致疾卒於辛巳之冬踰年春始卜葬於泉井之西原而以弟祔焉自乙卯以前吾父寓居棠村弟始孩依母及羣姊而余依兄戊午後兄侍王父于蕪湖而弟復依余自遷金陵弟與兄并女兄弟數人皆瘡痏數歲不瘳而貧無衣有壞木委西階下每冬月候曦光過檐下輒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漸移就暄至東牆下日西夕牽連入室意常慘然兄赴蕪湖之後家益

困旬月中屢不再食或得果餌弟託言不嗜必使余啖之時家無僮僕特室在竹園西偏遠於內余與弟讀書其中每薄暮風聲蕭然則顧影自恐按時弟必來視余或弟坐此余治他事聞忘之矣弟性警敏鷄鳴入市購米薪日中治家事客至佐吾母供酒漿日入誦習夜參半不寐體素羸吾與兄數戒之不得竊恨焉果用此致疾方弟之存家雖貧父母起居寢食毫髮以上弟皆在視得其節弟殁吾與兄勤志之輒復遺忘吾父喜交遊與諸公夜飲或漏盡乃歸旬月中閒者僅三數日耳弟恆令家人就寢而已獨候門及余繼之則困不支矣弟疾起於丁卯之冬時余與兄避難吳中弟偕行嗜血璺

而不言血氣遂大耗其卒也以齒牙之疾盡體羸不能服藥也先卒之數日余心氣悸動父命避居野寺弟彌留及夢中呼余不已嗚呼昔之人常致死以勤禮余未有大疾而廢焉悔與痛有終極耶弟初名棠君後更名林字椒塗卒於康熙庚午三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一銘曰

天之於吾弟吾兄酷矣使弟與兄死而余獨生於余更酷矣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弟與兄痛余之無依毋覩余之自痛而更酷耶

鮑氏姊哀辭

鮑氏姊幼名且前母姚孺人出也吾母繼室姊七歲苞

之生姊年十有二矣時吾父寓棠村家無僕婢獨以苞
屬姊絕乳食必啼姊抱持且行且食之食竟乃止遂以
爲常姊夫鮑氏庶長也君母嚴姊敬事焉因以庶所生
之姑有姻婭雖貧嫡勢相陵兩家僕婢嘖嘖姊於弟妹
未嘗一語及之父母有問則稱嫡姑均愛姊歸三歲喪
夫逾年一子殤撫姒所生女久之又撫其子皆深愛如
己出旣老相視泛泛姊嘿然也一日壓而不能興苞赴
詔獄姊適送女越境無由語訣又十有四年蒙
聖恩許假歸葬而姊臥疾已經年矣每見苞則嗚咽不
可止用此過旬乃敢一往視比北上登程五旬有五日
而姊卒時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也苞性劣而過屯

於父母兄弟尠不遺恨者而未若姊之深苦不能悉生不能依疾不能養又無子女以寄其愛嗚呼苞其若此心何哉姊夫卒以瘵既葬仲復羸疾其家用俗忌發而焚焉未知兆安在聞姊喪命兄子道希相視諏度然後以姊祔歲將除問未至無以攄吾哀乃涕泣而爲楚言其辭曰

劬而苦辛乃義之服些天命早寡亦未云酷些崎嶇隱憫遭是則獨些既息以死猶淹衾褥些胡爲大年俾贋此毒些

鮑氏妹哀辭

雍正六年秋八月朔後三日始聞鮑氏妹之喪距其卒

百二十有七日矣兒子道希懼余盛夏病不勝哀故緩告妹爲先君第四女渾厚靜默於先母爲近幼其饑寒諸姊嫁後佐母治家事歸鮑氏子季昭其伯兄孟虎卽伯姊夫也早夭無後家以漸落仲尚能少蓄藏及季受室則猪地無遺與仲分月供二親及巨嫂食姑夙愛仲婦及晩歲每語人曰季婦良苦値主饋吾食飲常得節適伯姊之終困牀席累歲妹侍尤勤嗚呼自吾兒吾兄早世女兄弟五人各窶艱惟馮氏姊及妹有子而馮氏姊中道亡伯姊次之今妹又次之其存者謝氏妹羸疾經年弗瘳仲姊歸曾氏者歷而弱足顧念死者生者尚奚用久留此衰疾羈孤之身於人世耶余竟世爲羈屬

有天喪父母兄弟及馮氏姊之喪皆會余歸期得親含斂惟伯姊及妹過時然後聞抑自伯姊以前每有凶告無在側與否必先見其魄兆而妹獨無豈余混混塵事中不復能自存其清明之氣邪抑心之精爽至是而消亡邪乃爲文以攄余哀俾道希薦告於殯宮其辭曰

嗟予同氣性和壹兮命則坎屯鮮安吉兮汝雖貧約家室甯兮惟是戚屬涕淚盈兮二昆瘥札兩姊熸兮存者三人疢阨兼兮鄉予在難慘末別兮老母北轅痛永訣兮昔歲生還相慰撫兮送我階庭遂終古兮生叢百憂如縢𦃇兮死果無知解此縣結兮

謝季方傳 此先生妹適謝氏者標題與秦仲高一例先刻誤改謝氏妹今正之壬子十月

鈞衡識

先君子五女妹生最後適謝氏子師錫其祖國初督學山西饒於財子姓習侈縱偸苟妹始嫁家中落而未盡妹夫尚多紈袴之好妹性簡默貞靜不相中時被陵暴戒女從者勿聞於二親余間訊之含淚終不言數年中舊業盡摽薪米半吾家昔給妹夫嘗遘厲疾危在旦夕余往視妹私謂余曰死生命也恨無子本生姑在堂而兄公小叔皆貧不能自存將若之何蓋懼身無依歸母家而不能顧其姑也余難後供奉

蒙養齋妹送母至都門每孟夏余出塞迫冬始還老母起居惟妹是依間語苞曰汝妹名甯壽今果送吾老古

云初生所命多爲終身徵兆理果有是哉母終遺衣物付妹妹南歸盡棄以買妾生一子自是以後每隆冬常質繭衣複襦忍寒凍而不忍妾與孺子饑余命道希兄弟計口計日致米蔬薪膏供億其家而奉妹於吾家妹忽忽不適問故曰吾不與家人共寒饑心不能安一歲中必數歸視未旬日衣裳鮮在笥者矣先人家則肉食有常期妹每言不喜茹腥而取其錢市果餌以食孺子嗚呼女子處饑樂而家室和平易爲賢耳昔先君子不治生產而好交游家無僕婢吾母蹻五十猶日夜從竈上掃除執苦身之役然先君子所交皆楚越遺老鄉邦俊人古義尚可以自慰也若妹之艱貞則幾於易所謂

明不可息者矣其事雖族姻妹不欲使聞知而余乃筆之書蓋天下後世欲明婦順者不可不更備此規軸也

嫂張氏墓誌銘

嫂姓張氏江甯人年二十歸吾兄先君喜交游四方耆舊及里中執友相過日數輩自嫂歸兄督就中饋老母始少得休息余受室妻蔡氏從嫂供事多不逮用此志不相得及蔡氏亡二女依嫂以居少者瘂先母語余女證危氣息觸人不可耐世母保抱攜持意色不厭亦人情所難也自先君殁家婦持家余以老母盥饋及家事數責讓嫂常含怒及余遘難盡室北遷幼女復依嫂以居撫之不異於所生吁此雖嫂之明抑吾母淳德及吾

兄身教之所漸漬也余兄弟三人弟林未娶而夭余與兄奔走衣食生常違離兄將終遺命三人必同邱婦皆別葬康熙壬午兄及弟卜宅泉井之西原近二十年以陰流積壙起眉復數年而地不可得雍正六年正月余在京師兄子道希訃母喪且請誌以文律按之婦從夫宜附誌而兄有成命嫂當別葬則特誌無妨也兄既有前誌而嫂葬無期余衰羸恐不逮事乃豫爲誌以慰道希兄弟之思嫂年六十卒以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子二長道希次道永女一適喬氏子嫂素無疾邇歲諸孫盡殤又爲姻家所累家益落隱憂自懟馴至大疾嗚呼是重可哀也銘曰

從夫教義克明有子而良終延世以蕃昌

亡妻蔡氏哀辭

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甯隆都鎮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後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自己卯以前余客京師河北淮南歸休於家久者乃二三數月耳自庚辰至今赴公車者三侍先兄疾踰年持喪踰年而吾父自春徂秋必出居特室余嘗從焉又間爲近地之遊其入居私寢久者乃旬月耳余家貧多事吾父時拂鬱旦晝嗟吁吾母疲痾間作吾與妻必異衾裯竟夕無言妻常從容語余曰自吾歸於君吾兩人生辰及伏臘令節春秋佳日君常在外其相聚必以事故不得入室或薦目相

對無歡然握手一笑而爲樂者豈吾與君之結歡至淺邪余先世家皖桐世宦達自遷江甯業盡落賓祭而外絫月踰時家人無肉食者蔬食或不充至今年余會試注籍春官歸踰月而妻卒妻性木强然稍知大義先兄之疾也鷄初鳴余起治藥物妻欲代余不可必相佐又止之則輾轉達曙數月如一日也壬午夏吾母阽疾驟劇正晝煩瞶不可過命妻誦稗官小說以遣之時妻方娠往往氣促不能任其詞余戒以少休妻曰苟可移大人之意吾敢惜力邪余性鈍直而妻亦戇生之日未嘗以爲賢也旣其歿觸事感物然後知其艱余少讀中庸見聖人反求者四而妻不與焉謂其義無責於過聽也

乃余竟以執義之過而致悔焉甚矣治性與情之難也
蔡氏在江甯爲儒家妻生男二人皆早殤女二人其卒
也產未彌月蓋自懟以致疾也年三十有七于是流涕
爲辭以哀之曰
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彌憐羌靈魂其有知併悲喜
於余言

兄子道希墓誌銘

道希吾兄百川長子也性淳一兒時果珍在前不予不
求索多病苦藥物予視之則斂容而飲大父母愛之每
以忘其憂年十七入縣學課試必高等以家禍遂棄舉
業力持門戶余初被逮偕縣令蘇君以

特召白吾母及遨覽法老母北上終不知余之在難以道希能巧變以安大母也哉弟妹皆幼內憂外患獨身當之遂得危疾連年累歲吾母卒後入省余者再疾皆動每切戒毋更至及終母喪迫欲依余余發家書必申前諭乾隆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四年冬旅兒

上有褒語命仍應制科會弟道永通判京兆僕隸設詐得財事發朋謀誣汚主人以自脫道希氣噎及聞其弟受刑自日未中以至於昏大慟遂沉篤厥後大小司寇親訊乃得昭雪而道希疾不可振矣自先兄與余依古禮經定齋期喪次余雖在外遇期功道希必率諸弟出

次始成童喪余妻啼號如失怙恃大母及余設辭多方不能曲解也余子女五人愛道希或過於同生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在余側不異爲孺子時余視之亦如孺子平生無一言一動使余心隱然不適者茲來盡室以行蓋將送余之終而余乃視其棺斂其妻子女以道丞之禍窘急遄歸余惡能無恨哉然於道希繾綣依余之心則可以無恨矣道希卒於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妻岳氏工部主事岳康女有賢行生子仁聰明和順十歲而殤女二人繼室以其妹無子以道丞之長子惟敬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雖離憖以終世實無忝於所生我憑當心兩弟在旁安

歸泉塗汝毋惻傷

兄子道希婦岳氏墓誌銘

雍正九年九月望後二日日既夕余歸自海淀渴且饑會兄子道希婦岳氏訃至家人進糜粥甫入口氣上逆而止夜不能寐蓋悲余在難顛危困迫惟道希首當之而婦實共之又念道希貞疾垂老既喪其冢子而又亡其妻益無以安其身也岳氏來婦先兄之殁久矣事余極恭順而事姑之禮或未詳余時督教及余難後越十有三年得假歸葬則姑姊妹翕然稱冢婦之良岳氏有子曰仁生十年而殤其生及殤余皆未之見也而聞其聰明淳篤秀出於眾其夭也家人咸爲感傷而忍心者

或用以相詬誶家婦常示之以默衆尤以爲難余自有知識見族姻里閭以及四方所傳聞凡婦人之邪惡而作慝於夫家者動數十年無止息甚者名辱家毀而其身乃康强而考終其賢者非貧病無子則不得於夫其當於夫必早寡或中道而隕其生嗚呼咄哉余生世幾何自先祖暨先兄亡弟皆以隂流入壙出而攢已逾十年若亡妻若兒孫仁若嫂氏先後權厝近郊者纍纍焉岳氏之葬未卜其何年也憫其賢而無子又不得與夫偕老故豫爲誌銘以畀道希且以紓其哀岳氏四川涪州人工部主事康之女卒於八月望前一日年四十有六女二人銘曰

生無逆於倫死有恩於人亦何恨乎無身

兄孫仁壙銘

兄子道希有子曰仁余北徙後始生於金陵督臂事中未暇詰其性質何等也雍正元年吾宗邀恩赦除旗籍秋八月將遣妻子南歸祭告於考妣既餞餘南書至則仁死矣余感而疾逾月弗瘳蓋先兄之子二而在孫惟仁曾祖副使公以後之宗子也其父之書曰兒弱植自四五歲得氣疾旬月必作痛苦不可忍少間則不待督課而盡志於書生十年通四書毛詩每叩疑義輒困其師夕返內舍數舉經說以開姑姊妹死之日自恨曰仁不孝之子也自今吾父母大母弗得甯矣

嗚呼仁之生適當霧濕癘氣之興其父母震動播越則受氣之不完固其理也然造物者旣不欲假以生而特賦以淸明醇懿之性質何爲其然哉仁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三月以雍正元年八月殤葬於江甯南門外銘曰家禍甯爾命傾翳神者之不平而畀以毒余之中情

七思

兄百川先生

憶生小兮棠之鄙兄束髮兮余毀齒招羣兒兮布行陣據岡陵兮壘營壘比受書兮心開寤野傳巖兮神往來閉四鄉兮捐瘠憂旱蝗兮忘寢食旣移家兮白門兄侍祖兮蕪江嗔念二親兮背膺胖語含悽兮夜達旦旣浹

歲兮來歸歎戀迷兮不自知親長艱兮子職失顧外此
兮安所恤勤俗學兮召生徒益無儲兮衎無稱各掉臂
兮分馳心搖搖兮天一涯咨邪與兮暑雨溫凊常違兮
後難補晉飲水兮啜菽依庭帷兮勿再出兄返棹兮秋
清喜相持兮心暗驚上高堂兮强笑語疾已纏身兮瘵
心腑困藥石兮經年志氣清明兮命不延謂正終兮毋
顛將紲纊兮猶齊遨誘二老兮安眠喻妻兒兮勿前瞑
移時兮忽張目申余戒兮情尤蹙嗟童稚兮相隨動止
因依兮不暫離視燠寒兮戒走趨恩勤如母兮義兼師
長飢驅兮僕僕痛乖分兮苦相勖存夜氣兮懼梏亡警
畏途兮虞莽伏恨余頑兮弗醒終摘埴兮冥行蹤周防

兮罹罪罟嬰病毋兮離鄕土負親恩兮悖兄訓撫寸心兮難自問永思竄兮百感集腸繚轉兮嗟何及

弟椒塗

兄始赴兮鳩兹余心孤兮類狂癡母挈弟兮畀余寢食相依兮漸坦夷弟垂髫兮能內事左右無方兮達親意吾翁夜遊兮星斗闌弟陰誦兮待更殘迓親賓兮拂几席鐺下煎和兮助母力嗟余繼兄兮數行遊弟居守兮儋無憂歲己巳兮秋雲黯霄濟澄江兮幽夢感荆榛四塞兮途冥冥遠山赤黑兮延火焚余呼弟兮毋前行弟赴火兮如蒞驚叫天觸地兮悲塡膺忽寐覺兮心怦怦揭來歸兮歲將晏弟果逝兮齒牙疾厲熏心兮苦自匿

懼骨月兮憂思逼涉季春兮月生魄命遐終兮阨鬼伯哀吾生兮負人紀恨於弟兮無倫比饑缺食兮寒思縣縈苦辛兮夜不眠惜寸晷兮繹經書每發問兮心開余余卞急兮多憑怒弟愉婉兮徐相喻謂行修兮德可成嗟中道兮隔幽明當沈疴兮正瞑眩余懷憂兮體忽變重愛身兮輕失義既彌留兮忍相避弟卒前六日余外腎忽變腫入腹內爲醫者所嚇避居對寺痛入天兮悔莫釋死自罰兮終何益余庚戌立秋前二日疾病作遺令斂時袒右臂

伯姊

余髫角兮未生齒持負噓呵兮屬伯姊姊年先兮一紀動息無違兮宮事理幼學步兮奔騰重強負兮危能升

姊俄瞬兮心經食爲吐兮櫛爲停逮纚褲兮辭姆承兩姑兮心獨苦介恃嫡兮競橫冢婦攜謙兮不敢並時歸甯兮母有問稱姑慈兮姒無慍年過二十兮卽爲嫠侍食重闈兮（逮事祖姑）苦抑悲姑旋亡兮子井天昏夢悲啼兮寤辟摽中歲長齋兮視嫡姑宵旦依依兮臥起扶奔有妹兮（四妹亦歸鮑季子）爲宛若謂餘生兮將有託夫之弟子兮弟之女嗣爲婚姻兮力機杼門內團欒兮聚親屬菽水能供兮得安處大命至兮天時懟晝立淸庭兮忽顚躓枕席吟嚘兮累年歲初言譫兮既魂悸嗟余告歸兮姊在牀語不辨兮淚盈眶每一見兮增悲瘁不經旬兮不敢覩迫公程兮作死別及半途兮姊萎絕痛在世兮憯

生離永負心兮更何說

仲姊

姊墮地兮前母亡母鞠育兮懷閔傷恩雖勤兮教未執女事煩勞兮多不習既有家兮不相中賴姑慈兮尚無鬩中歲姑亡兮家益落竟世飢寒兮常嗃嗃姊夫既耄兮病沈埋五易春秋兮伏枕茵竭曆宵晨兮併百憂年過七十兮影無儔天難呼兮惟自愍力倣心灰兮命亦盡嗟姊疲瘵兮復踰年地闊天長兮心目懸念先妣兮殁賫志惟姊存兮愛可寄伯姊殂兮姊繼之痛骨髓兮更無遺有女新嫠兮生事窒吾身後兮宜勤恤

三姊

昔吾父兮不憂貧拚掃炊烹兮母實親兩姊出嫁兮家無人姊孩稚兮備艱辛弟妹啼號兮强飭力夜倒衣兮晝忘食剝啄聲喧兮庭有客趣殺蔬兮理盤槅嗟余兄弟兮常危疾姊在視兮時衘恤勤藥物兮籲神靈每竟夕兮燈熒熒年逾二紀兮復愆期入贅替冏兮始授綏姊夫歲出兮守閭窬養公姥兮尤勤劬米薪强半兮母家索潔饋食兮甘糠覈苦遭長叔兮性儖儳養不顧兮偏工讒稚子寒衣兮不蔽膝謂兄嫂兮餘私積朝進食兮暮加衣姑含怒兮滋乖違膈噎經年兮隱自悲命在須臾兮畏母知弟早婚兮兄繼褻余天涯兮身係羈念姊仁恩兮常惻惻心欲報兮無終極余盛夏兮始來歸

姊初秋兮與世辭志長費兮更誰訴情冤見兮惟泉路

妻蔡氏

之子歸予兮歲將暮獻歲燕南兮就知故吾父吾兄兮書問傳定省溫恭兮介婦賢暑需襦兮寒栗膚隨冢婦兮饋中厨日月相疎兮歸路遠十載崎嶇兮辔三返誓言息足兮守故邱兄攖危疾兮毋沈憂予茫洋兮若無歸妻左右兮事無違晝娛姑兮誦古記夜助我兮歛荆燧時方娠兮苦無力氣弱心孤兮强自飭哀吾生兮畏卒卒逐公車兮復再出丙戌首夏兮經邗溝生徒請業兮為淹留願假園林兮奉老親四序皆宜兮景物新歸告高堂兮欣有託入室申言兮理行橐秋期近兮一葦

杭自今與女兮同安樂饗將言兮容忽覵吾與君兮結懽淺別常淹久兮見常稀會當行兮事或舛嗟斯言兮竟成讖閱月身亡兮若弦翦二親含慼兮顏不開稚女求哺兮淚常泫踰歲旻天兮降鞠凶吾父康强兮命亦終衰麻釋兮刑禍延關木索兮復連年寬刑書兮編禁伍母依子兮來江滸望關河兮阻深衰疾煢煢兮遡風雨念吾妻兮若未死寢食扶將兮尚可倚妻早逝兮免憂煎獨予身兮積疚𤻲

兄子道希

春陽兮載歆白日兮昭昭而杳杳兮即長夜悲吾心兮若焦而出腹兮呱呱吾二親兮色愉比齒生兮含㪇盡

室歡忻兮相告語時風彧兮寒消嗟余弟兮重煩勞姿汝眠兮畏汝驚保抱終宵兮圈豚行歎門祚兮衰殘失所怙兮常欒欒及受室兮歲三遷祖重承兮泣血漣既脫衰兮余遭難宗禍延兮天屬散內機辟兮外罿罤狐晝鳴兮鬼夜鬩顧四海兮一身多母妻呻吟兮弟妹哦望何門兮投止竄窮山兮伏戎起陰霾靖兮皇穹開精已銷亡兮憂未弭愛子溘兮朝露痛春暉兮不再駐恃孝婦兮同心思子隨姑兮即長暮孳家累兮依所親冀桑榆兮志少伸駭驚風兮折雁翮氣噎塞兮橫胸臆兄心摧兮弟叢棘弟未死兮兄幽隔而父而母兮兆南岡妻對埏兮子在旁魂營營兮識路望江天兮隱雲樹先君

子同產八人乾隆三年姑適曾氏者歿惟叔父小姑尚存叔母早世叔父感傷欲做楚辭作七思含意聯辭輒氣結而中止今年正月兄卒於京邸叔父哭之慟兼旬夜不能寐始為兄成一章孩月中次第屬草命承編錄問序次之義曰男女異長諸姑出室不可以齒序也叔母亞諸姑何也曰不以服之亟輕先天屬也置季姑適鮑氏者何也曰有子年近六十處境順哀齋已前具矣大父大母無迹焉何也日自古無子別父母之詩陟岵作於中途但言父母思已而不言已思父母唐人作競別者不自言孽其親不忍言也親亡而自痛自責則義盡於蓼莪矣騷之義隱深其辭惝恍而彬蔚萃則易之以直樸何也曰至親不文修辭之體要則然乾隆六年四月聖前二

日道承識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八

雜文

兩朝

聖恩恭紀

康熙癸巳年二月臣苞出刑部隸漢軍三月二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硃書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

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偕臣苞至暢春園召入南書

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稱

旨越日命著黃鐘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

慶祝賦

上告諸翰林此賦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

嗣是每以
御製詩文御書宣示南書房諸臣將命者入復輒叩曰
苞見否閒與大臣侍從論本朝文學及內閣九卿所薦
士必曰視苞何如是歲八月移蒙養齋校對
御製樂律厤算書書奏數問曰苞承校否壬寅夏　臣苞
隨蹕熱河六月中旬
命同京充武英殿總裁浹日發
御製分類字錦序命校勘衆皆曰
上文字皆命諸臣公閱獨閱者惟故大學士孝感熊公
賜履桐城張公英耳冬十有一月十三日
聖祖登假我

皇上嗣位延議恩詔

皇帝手書數條下內閣其一以族人罪犯牽連入旗者赦歸原籍時八旗合詔條者惟戴名世案而獄辭例不得援赦刑官特請下九卿更議卒蒙恩赦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臣苞拜劄謝恩 莊親王傳上命語苞朕以苞故具知此事其合族及案內肆赦皆由此其功德不細臣苞驚怖感動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始戴名世本案牽連人罪有末減而方族附尤從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五上五折本逾二年癸巳春章始下

蒙

恩悉免罪隸漢軍苞　伏念獄辭奏當甚嚴而

聖祖矜疑免誅殛又免放流　臣　身叨

恩待趨走內廷近十年

教誨獎掖雖無過親臣蔑以加也此

聖祖之仁所以如天而

皇上肆赦　臣　族揆之

聖祖遲疑矜恤之心實相繼承顧　臣　何人任此大德自

惟愚陋衰疾欲効涓埃之報其道靡由謹詳紀顛末俾

天下萬世知

兩朝

聖人之用心蓋不欲一夫或枉其性云

聖訓恭紀

雍正元年臣苞蒙

特恩赦許歸籍二年請假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既事以三年三月望後九日抵京師詰旦

具劄恭謝

聖恩莊親王果郡王入奏

上憐臣苞弱足

特命內侍二人扶翼至養心殿入戶再進跪

御坐旁垂問臣苞疾所由及近狀臣苞喘嗽氣不能任

其聲

上曰汝心飫朕德復何言聽朕告汝汝昔得罪中有隱
情朕得汝之情故寛貸汝然朕所原者情也
先帝所持者法也
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諸內廷而善視汝是汝
受恩於
先帝視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覺
先帝未察汝情不惟虧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郎
倍思
先帝遺德則汝之忠誠見而朕之孝道亦成於時臣苞
心折神竦追思前事感念
聖恩有懐哽咽不能置一辭中間

聖訓洋洋不能悉記未敢敘述最後聞

天語甚明朕惟以大公之心循道而行無非繼述

先帝志事汝老學當知此義故明告汝俾汝知朕心俾

天下咸知朕心於時 臣苞 氣少定始克仰而言曰欽承

訓辭雖古聖人之言無以過也

上顧內侍命取供御茶芽二器賜 臣 臣苞 三拜稽首

聖容若矜閔曰朕觀汝行步艱難雖供事亦稱汝力毋

自強時復自將息 臣苞 愴動伏地不能聲

上徐命內侍翼以出 臣 伏念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所以敬天勤民涖官修政以推廣

先帝遺意而播諸制詔發於訓誨者皆實與典誥同揆

卽茲所以訓臣苞使天下萬世爲臣子者聞之皆將禀然於君父之大義而興於忠孝所以矜恤臣苞者使天下萬世孤微阨窮之士聞之莫不愾然於
聖主之德意而發其中誠豈非中庸所稱言而世爲天下則者乎越數日有
旨凡特召見及督撫提鎮入朝親聆訓諭者必敘述繕寫進呈恐有舛誤臣苞以白衣領事未敢自比諸臣大
學士張廷玉曰
聖恩深渥不得以無位自嫌乃宿齋敬識以俟彙進而
附諸臣之末云

通蔽

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務焉務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

厭乎人心則其爲偏蔽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道而淸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强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

表微

顧侍御用方窮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既得仕納徵於李氏會

先帝之喪踰歲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既而起家爲戶部郎中擢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

千金詫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塈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室月也問焉而不自禠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於佛舍將歸語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未三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其可也聞者皆變色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爲徒觀眾人之耳目也久矣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於德於禮虛者也若用方者其明於禮意乎傳其事與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余在江南卽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故益信其爲人而其鄕人雜然議之嘗叩其親故所病於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遊四方造請于州郡而取饒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粢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赴弔者渴飢皆之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友所共聞知者明索二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

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釣錙銖之利乎至於食必粢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居湫隘家

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其與妻別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使別居既乃合併而陰絕焉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辨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并識前語作釋言

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華亭王司農承修明史四明萬季野館焉每顧余以所疑初定列傳目錄余詫焉曰史者宇宙公器也子於吳會閩三江五湖之所環凡行身循謹名實無甚異人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闕焉毋乃貽後世以口實乎季野瞿然曰吾非敢然也吳會之人倘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誌家傳自開史館牽引傳致旬月無虛晷人多爲之言他省遠方百不一二致惟見列朝實錄人不過一二事事不過一二語郡州縣志皆畧舉大凡首尾不具雖知其名其行誼事迹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無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傳之後

無可附則惟據貫鏤所載散見於諸志此所謂不可如何者也乾隆六年余將告歸任邱李法孟以其高祖少師公神道碑墓表乞爲傳余已諾而未暇爲及歸檢篋笥惟法孟手書尚存中言少師邊功著明史韃靼傳生平大節則同邑孫文正公贈公子恆麓序可徵余考明世邊患與國始終而韃靼部最劇韃靼之患正嘉閒最劇惟萬歷初俺荅歸順苟安者二十年及奢力克有貳心而套部海部松部並起雜番數十種皆乘閒猖狂出沒塞下西甯以東甘凉洮岷歲無甯居關中人心搖搖自二十三年少師總制三邊諸部入寇者必挫傷大失所欲再出師分道襲擊復松山故地山陝恃以無恐者

近十年其規爲方略必有可爲後法者文正稱公功成身退以出處係天下安危則立身之本末進退之時義必可與古賢爲伍又曰奉身如奉玉則又謹於小物而百行具完今見於鞬鞑傳者不過命某將禦某寇出某道擊某部其克敵制勝之謀猷無一見焉是乃季野當日所僅得於實錄雖欲摭拾莫由成章而歎爲不可如何者也觀文正序公子恆麓視事北司鋤豪蠹扶忠直君置身度外與少師同符是恆麓事亦宜附公得書而公乃無傳嗚呼惜哉余感公事追思季野所云故並著之以見爲人子孫者於先祖之德善功烈鮮不欲發揚張大以爲光耀或居下處幽而無以自通國家宜著爲

功令凡讜言聞於國實德施於民以及庶士庶民仁孝節義過越於尋常者子孫鄉人得實陳行跡於郡守郡守考核書二冊一下學官一升翰林典籍俾作史者得兼陳詳較而中懸衡焉庶幾輕重不失其倫公名敢號次溪他日若得其碑銘及表終當爲傳以詳之

記夢

康熙甲午立秋日余在熱河夢偕先兄隨先君過尚默陳先生故居同集者攝山汪丈清傳楊君將飲酒他客朋至忽覺已歸土街草堂先君指畫將營西偏爲燕息之齋俄而寤先君性豪曠不可一日無友朋常以寅及已讀書午及申爲山澤之遊歸而飲酒憶自六合遷金

陵同好者前輩則杜濬于皇杜岕蒼略執友則王裕成公及陳先生招呼遊談雖風雨之夕無閒時余九齡先兄年十一常奉盤匜侍酒自兄年十四侍王父於蕪湖其後與余皆餬口四方涉歲移時乃得歸省兄歸余常在外余歸兄常在外又計日爲行期故每侍先君與諸先生醼集歡樂之餘私心愴動雖先君亦然而不忍言也自先兄夭枉余始不敢遠遊而二杜及王皆前歿獨陳先生尚存而先君少所知汪丈自南郊遷北里楊君託末契遊從最密時余以窮空復數爲近地之遊又計偕者三其家居淩雜米鹽不可解脫追念平生侍先君與諸公醼集時甚少而與先兄偕則尤加少焉計惟遊

子將爲然爾將已知其樂而不知其後思此之悲也自
先君下世汪丈亦歿楊君老而窮走四方而余禍發於
不虞以辛卯冬十月赴
詔獄將行陳先生竭蹶嘔血縣門外今寒暑復四易先
生近八十計此生不得再相見矣余既編籍旗下
上哀矜使以白衣厠館閣校勘自痛邱墓無主故雖病
且衰而黽勉從事蓋以
天子仁聖猶萬一冀赍焉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今玆以秋之始感於夢寐
而得依父兄之側從先人之居豈其幾之先見者與抑
積思所結而未必其有應也因書以徵於後焉陳先生

名書汪式名泳思楊君名修與王先生皆金陵人杜公兄弟爲黃岡人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記

記百川先生遺言

先兄百川先生曰處士則有虛聲鄉鄰親戚則有私毀譽若民之於上利害切身不謀而同故吏自一命以上名不虛作人不可以好名相疑已不可怙過而謂民言不當有合葬其父母及前母者以位次問先生曰神道尙右而程朱所言皆尙左朱子葬其妻存東畔一位則尙左明矣若三柩同葬依古禮則父當中前母右繼母左如尊左則父當中而左右易位若父與前母既葬父左則新祔者次於右父右則新祔者次於左又曰周禮

見貞女敝衣菜色或冬無棉而意色常和以安嗚呼天屬之情秉彝之性惟遘閔凶備危苦而後庶一見之如貞女之守志李氏之慕義子丑之篤親而不棄其親皆人紀所賴以維繫也恨余力不足以振之乃告於友朋及大理之知舊姻親各出其力爲舉本付里中士大夫重然諾者王子貸爲貞女衣裳粱饘之費終則棺斂焉傳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若貞女其殆庶幾無負於所受者歟敬而恤之豈惟大理之親舊生徒義不可以苟止哉

檄濟甯諸生會課　代

蓋聞風教之興士能宿道而民胥效焉文章者道藝之

餘也而卽末以窺其本十可四三某自陳力河壖學殖荒落而少所講肄未能盡忘茲承乏鄒魯之鄉竊欲觀於國風魯多君子况近聖人之居而漸其流澤者乎今以某月某日與諸生期於州學合堂陳藝各盡所長俾得寓目焉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 代

蓋聞齊魯之閒之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文者學之枝葉制舉之文又其近者爾然以效聖人賢人之言則心之精微達於辭氣者固可以得其崖略焉某備官漕河不與民治而發徵期會政令所及州邑凡三十東夏文獻之區計過半矣竊欲觀於國風以窺尋羣士之

所藏謹擇四書題二五經疑義各一條願切磋究之毋以棊憎學寡聞而有遐心也